



蘇平仲文集

序



蘇平仲文集卷之五

序

說齋先生文粹序

章貢黎諒校正重刊



宋自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倡明性理號為道學遞相傳受至乾道淳熙間紫陽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呂子鼎立於一時而東南學者翕然宗之說齋唐公出乎其時又與呂子同居于婺而獨尚經制之學真可謂特起者矣而豈立異哉尚論道統由周程等而上之至孔孟由孔孟等而上之至三王又等而上之至于五帝經制者二帝三王之治迹也聞之曰治本於道稟於心得其心與道而後其治可得而言則經制性理固自相為表裏者也苟從事性理而經制弗講焉不幾於有体而無用乎公之尚之也有不能已者矣立異云乎哉公與其父侍御史堯封其兄

饒州教授仲溫樂平主簿仲義皆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間自相
師友不惟史學絕精而尤邃於諸經自謂不專主一說不務為
苟同隱之於心稽之於聖人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謂三代治
法悉載于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
此其志為何如哉夫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政套易度數郊
廟學校井野畿疆莫不窮探力索於遺編之中而會通其故不
啻若身親見之上下古今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精粗本末兼
該並舉其所造又何如哉使得志而大行焉舉帝王之大經大
法於千載之後輔成一王之治俾天下之人復觀唐虞三代之
盛夫何難之有然天性廉直利不能回勢不能撓忤物既多謗
譏及歸仕未通顯而遽自引退其欲發而措之事業者僅推而
托之論述此君子之所以追恨而深惜者也所著書六經解百

五十卷九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各一卷諸史精義百
卷帝王經世圖譜十卷乾道秘府群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地
理詳辯各三卷故事備要詞科雜錄各四卷陸宣公奏議詳解
十卷說齋文集四十卷今去公垂二百年存更兵燹行乎世者
惟經世圖譜諸史精義耳其他傳者蓋亦無幾矣楊雄有言存
則人亡則書欲求公於公之書而其書又如此不愈大可惜哉
諸孫懷敬為是極力搜訪得文集焉觀士介所為序乃重刊本
也以發題愚書足四十卷之數且駢麗之什應用之作居多然
則亦非彙次之舊矣欲求擇為文粹嘉惠承學則又懼以寡聞
淺見而輒去取犯不韙之罪伯衡曰梁昭明太子統嘗以一人
之見去取秦漢至本朝數千百年諸家之作為文選矣宋姚鉉
嘗以一人之見去取唐三百年諸家之作為文粹矣他若文鑑

文類未易枚舉至於昌黎之文自謂約六經之旨孰得去取之而公嘗掇取二十六篇為韓子今是舉也猶是意也笑為而不可使是集出則公之學術庶亦粗足表見後公而作者有志於學而無從見其書一旦得而見之豈不深可藉而若獲拱壁哉於是懷故採擇論議記序書銘奏議雜著館職策一百五十四首釐為十卷其發題愚書則實于前詞科仍列于後合十五卷不鄙以序見屬伯衡晚陋何足以知公竊嘉懷故不墜其家學喜承學之士得有所考故不辭而書之且以見公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所蘊之精微所造之高妙不盡在是猶愈於槩乎無徵云爾

張潞國詩集序

故元翰林學士張旨嶺北行省平章政事致仕潞國張公既薨

之十一年其外友北山上人素善詩來南京屬前靈隱住山見心復禪師頌次之將刻以傳會伯衡自金華召至乃請為之序伯衡曩在史局讀公之傳念其詩文莫之收拾久且軼墜嘗竊歎焉則今於北山之請也其能以不敏辭乎夫文辭之盛衰固囿於世運而世運之盛衰亦於文辭焉見之然則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可不尚論其世乎昔元起朔方有天下至元貞大德而盛莫如焉公之生也適際其時其所鍾者粹矣其言之昌也有以哉然而羈窮不偶留滯江湖之表詠歌寂寞之濱幾五十年至正初始用薦者通朝籍至是而昔之耆老凋謝殆且盡矣由國子助教八轉拜翰林承旨遂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天下斯文之未泯實有賴焉而孰知夫養之也厚而用之也不亟是以其望實如彼之異者也豈徒倖於一旦坐致顯融者所可同日

語哉自公居翰林國事日非疆圖日蹙是故其鋪張帝載黼黻王
度之什既與清廟我將之頌鹿鳴鳥鷺之雅比隆至於緣情托
物發爲聲歌顧於匪風下泉有取焉方鳴其盛而遽覆其衰不
亦悲乎夫何天不憖遺而公云亡公亡不獨詩亡而元尋亦亡
矣文章世運固迭爲盛衰者與抑觀漢唐以來凡以文鳴者除
乎天地之運之盛也其制述乃有治古之風逮夫光熾分裂皆
靡然若緒風之泛弱卉不有作者不能自振焉今公晚年之作
雖當運去祚移之際其情舒而不迫其氣淳而不散其言簡以
壯和以平猶之盛年也其然非其中有不隨世轉移者存然乎
不謂之作者可乎則其詩誠不宜無傳也公平生寓情詩酒所
作至多而不自惜掇其遺尚五百餘篇皆可垂憲來學者公無
子一女亦先卒其歲也卜地燕京城南而安厝之北山之力居

多北山廬陵人受業衡之福巖寺游燕京三十年雖佛之徒而
喜從吾儒者游與公交最善今老矣而圖公之不朽者甚薦視
惠勤之於六一居士庶幾無愧也已伯衡之會試禮部也公寔
同知貢舉得所對策嘆賞不實同事者以其言切直黜之公爭
之不得每與歐陽文公言之以爲恨而文公以語伯衡雖不獲
綴公門生之末而公亦伯衡之知己者矣執筆序公之詩於改
土之後俯仰今昔泫然久之

申屠先生詩集序

申屠君以詩鳴元統至正時其藁既多類皆放失於兵燹之間
幸而流傳於好事者十猶二三其子徵極力收拾蓋自君沒後
十二年始克彙次成集以授余求序其端余聞君自總州知學
郎善記覽工辭章號稱雋才持出爲歌詩先輩爭下之而君不

自足也延祐間故侍講黃公蒞仕于其州遂委已事焉侍講文
詞爲世楷模然剛中少容從之遊者鮮克當其意而獨器重君
悉授以心法他從遊不得者君盡得之而君又能因侍講之言
以治經之餘力力追古之作者於是君之詩與年日進沛然莫
禦而其聲光勃然而起炳然而不可遏時之名能詩者風斯下
矣祕卿達兼善外史張伯雨至謂侍講之有君也猶吾祖文忠
公之有黃山谷陳后山其取重縉紳間如此哉始余謁伯雨於
杭之開元宮伯雨以君和其詩三章示余私心慕焉及君來爲
經師吾鄉校遂獲與之交自是或歲一再見或間歲一見見必
以文字爲娛樂海寓變故以來出處不同山川間之思見其人
邈乎不可即矣此余歸自江東過其舊游之處輒爲之腹痛間
見其遺篇翰伏讀數過不自休而不能無九原可作之歎則余

於徵之請其能已於言乎昔者浦陽方先生韶父括吳贊府善
父粵謝軍諮臯父皆以古詩人自任東南之士翕然師尊之論
者獨推侍講爲得其宗而君侍講之世嫡也則其所詣亦可槩
見矣余後可言哉竊獨慨君生長文明之代才高而學贍使其
與一時鴻生望士文學侍從之臣通籍著庭之間鎔金鑄辭作
爲雅頌猶爲歌咏以鋪張太平雍熙之盛豈不優爲之然年踰
四十再舉于鄉始以春秋乙榜棲遲學校幾十五年未及改官
而運去物改愁居惕處曾不數年竟以不幸死矣今其詩之見
于集中者多悉離麥秀之音則其志不亦可哀乎尚幸有子若
徵寶其遺藁世其家學足以慰君子地下云爾此余所爲撫卷
不自知悲心喜之交集也君諱性字彥德申屠氏越諸暨人

潔庵集詩文若干首平陽孔子升先生之所作門人同邑林與
直敬伯之所彙次也敬伯以告余曰先生志於立德者也立功
且非其志而况於言乎然而先生由進士科出身雖不第以文
辭名世而求文辭者則固以先生為首矣則先生雖欲不述作
烏得而一述作嘗聞諸先生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此至論
也凡吾之所作亦應用云爾吾敢自謂文哉以故先生雖為文
未嘗留崇子弟門人間私錄之亦不多也先生既棄代其子諒
屬與直敬伯粹為捌卷附以詩四卷因先生自號題曰潔庵集一
二同志心鑲版以求其傳敢請為之序余取而讀之理到矣氣
昌矣意精矣辭達矣典則而嚴謹溫純而整峻該洽而非綴緝
明白而不淺近不粉飾而華彩不鍛鍊而光輝古之有德必有
言者蓋以此尚論文章何以加諸至於詩則出於性情而不窘

於畦町有優游詠嘆之思風雅騷些之遺而先生自視殆然何
哉豈不以世之為文者於學無所聞於道無所得險澁其語以
為奇僻惟其字以為古隱晦其意以為深突兀其體以為高而
流俗之所尚也先生則不出乎是自意不足以追世好而云然
也歟嗟乎文辭之陋未有甚於彼者也曾謂先生而為之乎人
固有都_以粟而進蜺蛤者亦有舍布帛而取縹緜者苟弗貴先
生之文而惟流俗之所謂文是貴則與是何以異乎夫蜺蛤可
適口而不可療飢縹緜可悅目而不可禦寒養生則必以菽粟
而不以_以玩蛤也卒歲則必以布帛而不以縹緜也先生之文布
帛也菽粟也世之所不可無人亦不得而弗之貴者也敬伯拳
拳於其遺藁可謂知所貴者矣然則先生之有敬伯不猶揚子
雲之有侯芭也歟先生世系爵里行業詳見墓碑此不重出

陳子存藁序

子上陳君既沒之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遺藁得詩文總若干首詩爲四言爲五言爲七言爲古爲樂府爲律爲絕凡若干卷文爲記爲叙爲銘爲贊爲歲爲跋凡若干首加詮次焉釐爲若干卷題曰陳子存藁俾藏于家叙曰夫所貴乎文辭者非必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猶不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沒也况其人若子上者抗特操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不污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接諸往哲而有合傳之來世而無愧可使泯沒而無聞乎此余於其遺藁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非學而以求道爲急凡詩文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於理者蓋鮮矣自爲舉子時其所作已爲流輩推重金華胡仲

申先生以古學名嘗傲視一世人於文章斷許可獨敬愛子上而稱之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人若翰林歐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文宜用之朝廷施之典冊相與論薦之而子上以親老願取慶元路錄事南還赴上未二年度時不可爲輒自免去擅兵柄而徇強州郡間者爭欲致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爲其用周流東西所在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嘗終月淹也最後總戎其州者必欲脅致之子上遂棄妻子南至于閩又北至于懷慶尋以疾卒于懷慶既卒而其文亦無能爲收拾者以故平生所作存者止此云嗚呼得其打於天成其學於已不獲措諸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幸也至於述作又多放失不幸抑何甚耶藉非子上所操自足以暴於世則天下之於子上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余之

所以重有既也其交謝復元氏欲率同志鏤板以永其傳力雖
不逮而未嘗忘之其豈不猶余之情歟豫章揭先生伯防稱予
上之文上本選固下獵諸子詩上溯漢魏而齊梁以下弗論可
謂知言矣復何所庸吾咏哉

鄭璞集序

安固高君賓叔才甚優學甚邃長余二十餘年其伯兄則誠甫
又先左司僚友高君於余父執也而辱與爲忘年友今三十年
矣歲之正月會于平陽出其詩文曰鄭璞集者俾爲之序高君
之文根柢六經出入子史詩則淵源風雅沉浸騷選莫不理到
而辭連氣充而韻勝味雋而光潔余素知而愛慕焉今觀凡在
集者粹然大玉夷玉之質也炳然琬琰珪璧之輝也鏘然璚瓊
瑤瑤之音也謂之未埋之玉人猶疑焉况壁諸已賸之鼠又孰

信之而名其集曰鄭璞何與思而不得則以問諸高君高君曰
彼以脂鼠而與璞玉同稱亦惟自負太高而已自高故詞夸詞
夸故實不副實不副故始聞之意其玉也而欲與之市終見之
則鼠也謝而去焉無足怪矣古人之文章大抵出於道德明備
之後是以言立而人信之今世之士獨辭聲韻稍協則曰我能
詩言語布實成章則曰我能文此其自大不猶鄭人之於鼠乎
人之視之其有不猶周人之視鄭人之所謂璞乎吾嘗以爲戒
而不敢不務其實此吾集之所以名也而又何疑焉余於是益
歎高君非獨文詞人未易及其處已取名尤人之所不敢望先
文忠公曰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故實浮於名而
人誦其美高君之謂矣然則高君之鄉爲文辭者固多可傳誦
者亦衆而人人獨晦求高君之文得其片言隻字心滿志愜而

去豈偶然乎夫文章如良金玉自有定價固非人所得輕重然持金玉而欲市者持錢而求市金玉者必有足為輕重之人居其間而後欲市者與求市者信而無疑焉今高君求序其詩文不就可以輕重之人而顧以及余余官位學行無足動人是非可否無足取信將何以塞請念辱交之久也不敢終辭始述其名集之意以為序覽余序者可無異高君而有所自發言矣

馮山樵唱詩集序

言之精者之謂文詩又文之精者也夫豈易為哉然古詩三百篇有出於小夫婦人小夫婦人而可與能則又若無難者是何歟大序不云乎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有是志則有是詩譬如天地之間形氣相軋而聲出焉蓋莫之為而為者夫何難之有自古詩變而為選選變而為律天下之為詩者

不必皆本乎志驚於茫昧之域窘於聲偶研揣之間取聲之韻合言之文斯不易矣又况不能積歲月之勞極其材力之所至而徒模倣以為工而欲馳騁以盡夫人情物理之妙宜其愈難哉是故知詩之作在言其志則可謂善於詩者矣孔君顯夫持所謂馮山樵唱徵為之序余閱之累日合古今體八百首托物以造端比事以見義屬辭以致意發吟風弄月之趣於聲嗟氣嘆之間大篇短韻雜然並陳鏗鏘振發而曲折宥如也余乃為之嘆曰美哉顯夫之詩也不研揣不模倣不費辭而及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人之所難而顯夫獨無難焉若是者何自而能之蓋顯夫自幼明乎六藝之學兩舉校官皆辭不就其志直欲取世科以濟世美年二十四得曠疾既不可有為於時而又申之以變故患難則其平生之情歡愉嗚呼非為愛思慷慨觸於物者

宜有以昌其詩而發焉則豈非所謂本於志哉人固有困於疾
而名於世者若張藉之於詩是已今顯夫雖以曠而志不獲申
其詩豈遂泯滅而不傳乎是用語顯夫曰子無自附於樵唱世
將有來而陳之者矣顯夫名克烈先聖五十五代孫今居平陽
平陽有山曰南鴈碣顯夫嘗隱其間故以名其集云

鄭叔文字序

人之類衆矣不可以無別也故爲之名焉文從而爲之字焉名
字者人之所以自別於衆人亦使以識別乎我者也然而衆人
之中有聖人焉有賢人焉聖人賢人之於衆人其具耳目口鼻
手足之形與夫飲食衣服動靜語默之節無以異也其所以爲
聖爲賢而傑然異乎衆者德業而已矣名字之不立欲自別於
人之類且猶不可得而况德業其可以不立乎是故務以德業

自別者果有以異於人者也務以名字自別者非果有以異於
人者也世之學者無不慕聖賢之異於衆人者而於名字則知
所以自別而於德業則不知所以自別是猶不兌爲衆人也何
以別於人哉是故善學者不汲汲於名與字之美而汲汲於德
與業之崇浦江鄭彬叔文來徵字序余思夫古者冠而後字之
字之所以責之以成人之道也則字之於人也亦重矣知所以
重字則知所以重身知所以重身則叔文之徵序豈直求美於
名字之間者哉乃告之曰物相襍而適均之謂彬故其字一從
文從武人也或文有餘而武不足或武有餘而文不足謂之適
均可乎不可也或偏於剛而不以柔克或偏於柔而不以剛克
謂之適均可乎不可也或質之勝而流於野或文之勝而流於
史謂之適均可乎不可也其必勉焉損其過增益其未至使可

文可武知柔知剛不野不史夫然後適均而可謂之成人也已
雖群於衆人之中而衆人莫不推尊之以爲出乎其類也已此
謂不以名字別其身而以德業別其身其爲自別也至矣夫叔
文義門之秀妙年而好學多能而善詩於予有世契予故以是
致愛助之意於戲叔文亦在勗之而已

王生子文字序

深溪王生問謂余請曰小子名江字子文願先生爲著說使知
所勉乃告之曰天下之至文孰有加於水乎水行地中海爲鉅
江次之江出岷山歷瞿唐過灩澦下三峽合漢沔并沅湘吞彭
蠡以趨于海而軋之排之鼓之梗之逆之追之受之觸之沮之
激之而爲湍爲灘爲波爲瀨爲旋爲滄爲漪爲漣爲濤爲瀾而
或威或舒或亂或繁或徐或疾或衝或縱或仰或昂或大或細

而如雲如霧如穀如帶如輪如涸如沫如鱗如燄如簾而天下
之文悉備矣然何莫非自然也哉惟其自然此天下之至文必
歸諸水也嗟夫大凡物之有文者孰不出于自然獨水乎哉是
故日月星辰雲霞煙霏河漢虹霓天之文也山林川澤丘陵原
隰城郭道路草木鳥獸地之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郊廟朝
廷禮樂刑政冠婚喪祭蒐狩飲射朝聘會同人之文也而莫非
天下之至文也夫是以可以觀時變可以化成天下其在人也
則堯之文思舜之文明禹之文命文王周公孔子之所以爲文
此文也其在經也則易之卦爻辭象書之典謨訓誥誓命詩之
風雅頌賦比興春秋之賞善罰惡內中華而外四夷此文也不
然則何以經天而緯地凝庶績而植人極垂訓萬代而爲百王
法式哉古人之所謂文者如此豈辭翰可擬哉奈何後世區區

以辭翰而謂之文耶自夫以辭翰為文也文之用未矣彼殫一
生之精力從事於其間者音韻之鏗鏘采色之炳煥點畫之斌
媚則自以為至文矣而烏在為文也嗟夫文而止于辭翰而已
則世何貴焉而於世抑何補焉音韻鏗鏘而足以為文也則文
又何難焉采色炳煥而足以為文也則文又何難焉點畫斌媚
而足以為文也則文又何難焉此之謂文其去文也不已遠乎
今生之家以孝義稱閭家有則也執禮有節也處事有倫也接
物有儀也內外有辯也尊卑有序也親疎有恩也貨文有宜也
亦可謂文焉乎矣生耳濡目染日引月長周還進退唯諾步趨
升降俯仰馴雅詳慎可觀可喜亦既異乎區區以辭翰為文者
矣誠能聞由聖賢之訓耕釋詩書之圃游泳道德之涯歸宿仁
義之奧究極夫人之蘊成就文武之材出為邦家之光則天下

之至文不在水而在生矣余嘗病夫世之人溺於辭翰故以此
為生告尚念之也乎哉尚勗之也乎哉

宗元常字序

爽口之味有水草小虫蝸范蜆蛙野果之實然人情有嗜有不
嗜至於豹之胎狸之唇封熊之蹄則極味之珍異矣然非可常
致以給朝夕之須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者而人性無不嗜惟
稻梁黍稷魚肉蔬菓而已是故稻梁黍稷魚肉蔬菓謂之常食
輕暖之物有紗縠罽褐狐貉羔羊之皮然上俗有宜有不宜至
於雉頭之裘火鼠之布鮫人之綃則極物之珍異矣然非可常
致以禦寒暑之變可常致以禦寒暑之變者而土俗無不宜絺
絺綌之具絮縠縐帛而已是故絺綌吉貝絮縠縐帛謂之常服
常也者人所資以為養生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故自生民以

米食焉而易稻梁黍稷魚肉蔬菓服焉而易絺綌吉貝絮纈繪
帛未之有能焉於戲豈惟服食然哉三代而降九流百家之說
並起可以喜可以愕可以駭世可以駭俗可以動萬乘亦已衆
矣而獨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者謂之常道是則人所
資以為人不可一日而缺者惟聖人之道而已蓋具於人心者
有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接於人身者有五曰君臣曰父
子曰夫婦曰長幼曰朋友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人之常性
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人之常倫也而皆天
地之常經也夫聖人設教豈有術以強人哉不過為之度量品
節使賢者智者無此之過愚者不肖者無此之不及云爾故聖
人之訓布在六經其為言也婦人小子可與知焉其為行也婦
人小子可與能焉及其至也與天地參彼九流百家之說非不

衆且譁也非不奇且異也而亘萬世莫此之能易焉於戲此所
以為常道也歟哉人之所資而不可一日缺蓋有甚於常食常
服者矣何也常食之缺飢而止爾常服之缺寒而止爾若常道
缺則胥為禽獸夷狄也已而世之人以常食示之曰日用不可
缺皆曰不可缺也以常服示之曰日用不可缺亦曰不可缺也
以常道示之曰日用不可缺皆不之信也故予之服食無不取
而道之常道鮮或從於戲其亦不思而已矣苟思常道之去則
禽獸夷狄之歸其於資聖人之道也豈不甚於資服食之為乎
而常經不明焉者寡矣雖然道豈若服食待外求哉善學者反
諸身求諸心而已矣操之而無使之驚於高虛也廓之而無使
之局於陋小也治之而無使之溺於怠荒也攝之而使之無躁
也安之而使之無動也振之而常使之參前倚衡也造次顛沛

王乎敬也視聽言動由乎禮也喜怒哀樂稽乎中也自強不息
法乎天也夙興夜寐顯晦無貳也生死以之終始如一也則庶
幾乎其有常德而無患乎其為常人也宗氏子經其字元常而
伯衡不令不足為之辭然伯衡於經為中表兄弟且愛其質粹
嘉其知學而望其媲美前哲不有以告之非誚也故作字說以
貽之

王子成傳後序

子成初用父蔭補征官歷嘉興之沙渚吳興之南潯由南潯遷
廣濟庫子成平居不事事里中子椰偷之然其所居官類皆日
夜持籌與商賈較錙銖而廣濟尤號繁劇前後以乾沒逋負奪
其宮破其家者相隨屬也子成在沙渚南潯率月有羨餘在廣
濟至終更無毫髮事宵更議里中子乃大慚曰始吾以王君為

不事事者耳乃今知王君非固不事事者當子成在南潯時廣
德寇陷吳興吳興吏無大小皆鼠竄子成獨不竄江浙行中書
叅政脫脫統軍平吳興子成率里胥奔走供給不懈叅政便宜
欲超迁子成子成謝曰無功微賞非小人之心也叅政曰君至
不去軍實不之非功而何子成曰是瑣瑣者安足齒錄於是叅
政不復進其秩是歲至正十三年也子成後秩滿遂得慶元路
錄事判官時方國珍為行省左丞分治于慶元子成自度與左
丞決不合乃不上更著短布衣以自隱亡何 國家取浙東郡
將辟子成自佐使者凡再返子成送使者曰為我謝元帥屬時
多故慎府不有異材不足與共濟我素迂加以衰老即強為元
帥起無益萬分豪幸勿復來郡將知其志亦不敢屈也子成今
年幾七十雖蔬食不給而未嘗輒有求於人時時出入里巷間

遇知已輒留留輒飲飲輒醉醉便拂衣竟去賢士大夫以此皆
延頸慕交之而鎮撫袁仁譚濟敬重子成特至嘗用此文人行
非獨以其齒也童異作子成傳亟稱子成蓋安分者至於其歷
履則不暇書余故得取為後序云

送歐陽公輔序

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起自休致拜翰長之明年伯衡舉進
士至燕因得拜公于崇政里第退復得與公之孫公輔遊公輔
生長伯衡一年聰敏未之或先朝夕綜理家政裁答書疏賓禮
門客間則讀書為文不遑頃刻自逸伯衡見之未嘗不羨且愧
也別公輔南歸未幾而兵興出處之不知且十有六年國家
底定燕與公輔來南復相見乃知公輔積官至中書左司都事
而於當世之故益熟矣嘗與之論元社之所以屋雖天命而致

之豈不由人乎哉天曆元統以來海內無事士大夫安富貴而
養功名職于郡縣者以將迎為要以依違為賢以漁獵為務而
司憲度者亦皆保其祿位顧其妻子類欲樹私恩為自完之計
其低個澁縮苟且歲月不以是非為意者則號識大體而
未見重上下相蒙政以賄成馴至至正間變起意外而遂莫之
支焉然則其亡也天耶人耶必有以辯之矣於戲公輔真知言
哉今年春公輔采史家事自北平山東還而陝西按察僉事之
命下且行欲得一言為贈伯衡竊謂君子之為國也猶醫師之
治病也今夫貌之瘠肥氣之虛實病之深淺凡為醫者舉知之
而不能療療之而不能已則由其不知病之所在與夫治夫其
方藥之不得其良也有醫師為切脉而灼知其病治之有方投
之良藥固不待煎洗割解而愈矣曾謂為國而異是乎

聖天子起民間混一四海慨然思革前代之弊於是簡拔人材
分布郡邑而實諸風憲則其尤者也而吾公輔與焉公輔侍文
公自蚤歲所接識皆朝之耆老成人所聞皆康時之畧所學乃
聖賢之道而又養之以歲月習之以世故迹其言論壁諸醫歸
蓋不惟素蓄良方善藥抑亦知病之所在矣雖以之為國無難
也而况一道乎書曰商谷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君其戒哉
夫君陳尹東郊時殷之為周久矣而其言且如此矧今秦雍內
附未久也則向之吏習庸鉅知不有存焉者乎申明德意作
新之伯衡於公輔有以焉

送陳李明序

宣城陳君李明與余同舉于鄉同試于禮部又同為校官江東
中更喪亂不相見且十餘年李明仕皇朝由湖廣安察昭磨

轉江西知事入為大理評事陞刑部郎官會余以非材列官胃
監乃復集處暇日過從薦叙舊好蓋二年于茲矣今李明以特
旨出為江西左右司郎中過余言別以謂當時同舉之士兩榜
凡四千人不啻今亡者過半存者又散處四方得在同朝情洽
而誼隆吾二人者而已吾今又當遠去子烏得無言乎意詳於
天地萬物之中而吾幸而為人豈若河鼠然足乎滿腹斯已也
凡民之肌寒曰於我衣食爭鬪曰於我曲直顯蒙愚騷困弊鯁
恫曰於我開導無恤秦人之肥無以異於越人之肥秦人之瘠
無以異於越人之瘠而秦越之肥瘠與已之肌瘠何異哉學焉
而兼濟之為務此君子之所以汲汲也君子之學可以兼濟矣
不處富貴之位不操尺寸之柄雖欲推而加諸四海得乎然富
貴之位尺寸之柄國家之名器也求之而不可得得之而不

能有行可勝計哉於戲求之不得命也得之不能行才不足志不立則然也才不足者次之志不立者煦煦以希合于于以不容臨利害禍福僅若毫髮則耳目榮於視聽手足失其舉措察而不敢吐氣矣人也比肩而立何補於斯世斯民也余觀季明在秋官讞鞫詳允遇事慷慨不少阿憚可謂處其位操其柄而才兼焉者矣雖康濟海內殆無難焉况江右湖山數千里之間乎今叅政江西實惟滕公識大躰而可大受季明行哉余見賓主之相得而言聽計從矣余知彼民庶乎其有瘳矣季明行哉余復何言哉

送王彥和赴北平將檢校序

括於故宋時其士起閭左而位公卿者比比有焉尚論其學術操履之正則未有如給事王公者也高門大閤是不一姓觀其

子孫更八九世尚克守其先業亦惟王氏而已豈非有德者必有後也與哉吾友彥和又王氏子孫之穎然出者也彥和儀槩甚偉於書無所不讀自幼以博聞強記名閭里閭里巷之士彥和視之若無人弱冠偕其兄彥中試于鄉不中即棄去作為古歌詩雜文長老咸推讓焉給事公之夫人實東陽郭氏於我魯祖妣為女弟而余又與彥中文詞同考試領薦以故彥和交余最厚自余辱交彥和於今十七年矣其聚首日久而情洽唯余待寓括之歲及彥和丁外艱之歲及此年為然然今春彥和以議禮被徵而起尋承詔入史局纂脩元史余忝教諸生上座縻於職業雖歷三時相與考德問業亦不能數數也比史成之矣彥和方謀歸養而北平之命下矣九交遊皆喜其自此而後非彥和所樂也蓋彥和有別業在堰上樹藝黍菑牧足以具其

豐柔爲太夫人之奉且其地並大溪一水自龍泉南來道
一水自松陽西來繞其廬合流蛇行而去四面層崖疊壁
屏障有脩竹千百箇如碧雲蒼雪又多松檜楮楠大者且十
圍而奮蔚中禽鳥自鳥自止朝霞夕靄條吐而忽欽魚歌
雜然起於莽蒼君間奉親讀書之際徘徊臨眺日賞日勝
足樂者余嘗僑焉且歲率六七夢至其處而况彦和若之何
能忘情也雖然彦和以聰明傑特之資又從而逸之於山林
焉養之以底于成固將昌王氏也昌王氏固終使逢其時
位推所學而行之也彦和雖欲終隱得乎是故人之處天也
其出亦天也處而身以脩出而道大行則存乎人而皆所以
奉乎天也君子之生於斯世也亦惟奉天以周旋而已吾何
所容吾心哉高君季迪率朝之搢紳賦詩以華其行余親目
故敢序其

首簡以奪彥和之志云

送陳伯柔序

伯衡弱冠讀虞文靖公送陳伯柔遊金陵序見其稱陳君超邁
不群慨然有志程伯子之學心竊異之後十有七年柔被徵來
南京適陳君官中書典籤始得胥會於是君齒長二十四年且
至南京已一年不以伯衡晚至後生辱與爲忘年交乃知君爲
吳文正公之高弟弟子其學雋實而闊博其文馳暢而淵永信
乎稱其人焉既而出佐諸暨承兵革之餘而能不大聲色以舉
吏務耄視有所攸賴於戲明躡而適用陳君其庶幾乎哉君在
諸暨且滿三載以例來朝吏部疇其庸用進秩之律將超遷之
而君引年辭歸禮部以議禮留之又辭翰林以館職薦之又辭
執政於其志不欲重煩以政乃聞諸天子俾歸田里以

彰 朝廷佚老之意時之大夫士莫不高其風而伯衡深有望焉君臨川人也臨川陸文安公鄉郡也昔文安與朱文公並起於一時其自任以聖賢之道則同而其學有不同焉者雖以楚湖白鹿有會終莫能定于一其後文公之學天下咸宗師之而文安之學獨行於臨川四明番禺自夫前代設科取士一用文公之說學者往往拘時以希寵而文安之學雖三郡之士亦莫之或講矣先儒有云文公以道問學為主文安以尊德性為主夫道問學尊德性二者如之何其可偏廢也則文安之學豈不在所當講乎是以文正學統學基之篇作焉去短集長真知允蹈亦惟後來是望陳君生文安之鄉登文正之門有志乎程伯子之學師文淵源之所自固習聞而素講者也觀其進不苟同退不苟異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我 國家方建學立師

不巽士習然則推所承傳者以淑諸人君安得苟辭哉伯衡辱交最深故於君之歸也不以衆人之高之者爲君羨竊以鄉學有不可廢者致屬望焉

送胡先生還金華序

前年秋伯衡以非材忝教成均會許先生爲大司成相與甚親且樂也未數月而張君孟兼亦來爲學錄吾三人者婺人也入已愛慕婺多士交矣及 詔書招延儒臣纂脩元史而宋先生以前起居注來胡先生以前郡博士繼來王先生以漳州通守又繼來相見益親且樂三人者亦婺人也人皆謂婺信多士交而伯衡與諸先生亦自慶夫會合之盛焉夫士君子出而宦遊其所至之處一旦遇夫同郡邑井里之人爲樂固無以加也而況於其所遇者有親戚之子有同門之雅又皆以文字爲職業

議論沾濡翰墨輝映有相觀相長之道其樂何可量哉許先生
歸且踰年今史書告成胡先生復引年固辭而歸則於伯衡私
心如之何其不慊然也雖然尚論東南文獻之邦未有先於吾
發者也其人材之衆學術之懿蓋自昔然矣奈何比年迫於公
私之多故非其父兄之甚賢教有所不暇非其子弟有超卓之
才傑特之見不能終學者亦多矣他日求士於發萬一如求釜
錡錢縛刀斧於鐵爐步則豈不大可愧乎伯衡竊懼焉幸而教
于鄉間若古之所謂父師少師者有許先生乃今胡先生又歸
推風傳於先正者以淑之二三子薰蒸而成就夫何難焉則人
材秀出足為邦家之光猶及見之其樂又可量哉此伯衡於先
生之歸始則慊然而更以喜也昔仲尼念吾黨小子之狂簡於
是乎歸而裁之今二先生固不敢自同仲尼然二先生學仲尼

者也仲尼之於魯二先生之於發其為父母之邦同也而發亦
伯衡父母邦也則以仲尼之所以造魯諸生者而造發之諸生
不惟二先生是望而望之誰哉先生歸會許先生于四賢精舍
幸為伯衡謝焉

送譚鎮撫調平陽序

都指揮使徐公以平陽岸大海內與南閩接壤外連日本諸蕃
雖宿重兵而守將不足以任折衝既簡千夫長之材者往代之
復命鎮撫譚侯濟翁往佐焉聞命之日濟翁方與吾黨之士就
請明先生金華山中胡先生方割羊豕備酒醴相燕勞酒行而
報至濟翁命焉竟歸滿坐咸憮然不懌曰譚侯其遂去我等矣
自今我等當誰慰藉哉竟酒無一人醉者嗟乎文武士之異趣
久矣求其相能且不可得尚何相成之望乎今吾黨顧於濟翁

如此夫豈不以於濟翁而復見折節下士之風哉蓋余之留京師也聞方今藩翰惟浙東諸大將能忘勢以禮天下之士而平章李公左丞林公指揮徐公夏公貴表勵焉余恒欲然以不得趨其下風為憾暨辭免編摩之職來歸則李公林公皆徵入朝徐公夏公皆移鎮錢塘所見克紹其風歎而士譽翁然歸之者上則長師朱君下則鎮撫表仁仲及吾濟翁皆其人也而幸托交焉濟翁暇日過余升堂即席必讓周旋必度語諾必謹相接以文而相與以誠始余見之意其新交際適然耳既而其後交際皆然今且四五年朝夕聚首其交際未嘗不然過相規也疑相質也急相調也喜相慶也有無相通也患難相恤也疾病相憂也歲時必躋吾門拜吾親而時致異味奉焉曰而之親猶我之親也陳酒設召故舊必及吾兄弟焉曰而之兄弟猶我之

兄弟也托姻聯於吾而以空乏叩其門必有以賑焉曰而之親戚猶我之親戚也四方俊乂遊吾土而知吾者禮之惟恐不至焉曰而之朋友猶我之朋友也嗟乎無所肖似若余豈足言士哉而濟翁禮貌之乃爾則其於鴻生魁彥可知已且濟翁友余於里居家食之日固知其不能延譽而使之增重于時於是從而禮貌焉則凡濟翁之交際豈要名譽而借助聲勢哉夫亦志乎道而已矣豈易得哉而今又當別去則於濟翁之別也豈不異於人之別歟茲吾黨所為眷眷者耶濟翁之美衆矣余獨表其一節以告平陽之士尚聞其風聲爭磨治洗滌以求交於濟翁而無槩視為武弁之流哉先民有云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支以成者濟翁能取友以宏其德器而增崇其遠大之業雖當方面而有餘裕矣况佐平陽乎此余之所望於濟翁而亦

濟翁之志也若余者則豈足言士抑豈濟翁友哉

送孫太初詩序

建安孫太初爲千戶所照畧金華考第既成將沿牒赴京師長其所事者朱公率上友賦詩以贊其行不鄙蕪陋授簡請序序曰李唐之世最重戎幙賓僚之選故夫名士大夫往往托乎其間位雖未達而榮如貴仕焉蓋主賓相得志意交孚飛書移文而德威以宣借著草檄而材猷以著謀行計從而功序以立邇安遠緝而名譽以彰其視俛首州邑處勢蹙縮如東濕如路蓋惟適缺譙讓之避而不得一展布希知用於當世者信若倍蓰矣則夫榮之豈徒以其職優地峻出幙府而可持旌麾也哉皇家昭受天命奄甸萬方籍兵守圉若衛若所周于列郡而主其畫諾者率用儒流雖官名古今異制其職守則循唐也况唐

之辟舉出于藩翰而今之用命悉斷自宸衷則其選不愈重哉苟預在列烏得無榮也自海隅底定畫地統兵以臨制金華惟署千戶一所其握符之英有若朱公之賢敦詩而說禮忘已而下問好謀而從善視古名將蓋無愧焉太初乃以時來典其幙而與之並遊又能參用柔剛不抗不阿持文墨議論而上下彌縫之笙鏞協和金玉春應雍容朝夕之間而疆場宴然桴鼓不警尚論今戎府而金華遂寂浙東焉則夫主賓之相得志意之交孚如魚之川泳鳥之雲飛以登厥美規温石之在河陽復何思哉是宜朱公於太初之行相引重而不置也矧今自衛以至下所皆得歲上其賢僚之名迹于朝由是取知鈞軸擢居華要者比有矣太初行哉駕驥駟而囁空虛友鸞鳳而翔泰廓余知旦夕間耳太初行哉

蘇平仲文集卷之六
序
送晉王相汪君序
聖天子統一函夏圖惟治道念夫為國之藩屏在乎衆建
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同日封為王授之冊寶錫之車
服胙之士田復簡朝之重臣為之保傅親御便殿
而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
待諸王出閣而龍舒汪君實拜晉王相昔三王之於世子
莫不旁求碩士為之師為之傅為之保而道以德義輔以政事
保其身軀漢氏以來因之凡諸侯王列置傅相其位秩差後三
師而禮貌之隆責任之重則鈞一焉矧今晉王所賜履表裏
山河乃堯之故都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

蘇平仲文集卷之六

序

送晉王相汪君序

晉王相汪君序

聖天子統一函夏圖惟治道念夫為國之藩屏在乎衆建
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同日封為王授之冊寶錫之車
服胙之士田復簡朝之重臣為之保傅親御便殿
而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
待諸王出閣而龍舒汪君實拜晉王相昔三王之於世子
莫不旁求碩士為之師為之傅為之保而道以德義輔以政事
保其身軀漢氏以來因之凡諸侯王列置傅相其位秩差後三
師而禮貌之隆責任之重則鈞一焉矧今晉王所賜履表裏
山河乃堯之故都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

王躬而制外閫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汪君負倜儻傑出之資夙承訓於家庭又嘗師武威余公其奧學雄文宏材遠略卓乎非流輩所可及上之渡江也首被知遇出入左右敷歷中外惟其所用而聲實以著雖言則萬石之鍾大叩之大鳴焉小叩之小鳴焉今繇二千石擢拜是官眷注尤非昔比矣漢光武以張佚不難於正朕故用佚為子傅唐太宗謂李績不遺於李密故托績以孤幼帝者為子擇相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也被留久之而卒完節來歸其中臺也數紀天威陸陳藎論可屬晉王豈復有過於君者哉則君所輔導視佚與績之所輔導者雖有本支之異而上之所以用君者與光武太宗之取佚與績蓋千載同符也已鞠躬盡瘁啓沃彌綸以光孝友之行以拓維城之功以追河間東平之賢使晉即綽為今王

保有社稷與

國同休永永無疆上無負

聖天子建親

王之至計擇保傅之盛心固大夫士之所望而亦君之所優為者哉君且行朝士之能詩者式歌以饒而屬余叙之於是乎送

送孔成夫序

惟二年十一月癸巳知縣孔君克勳至日清河越四日丁酉朝于闕下吏部考厥績以其民孚于而政俾復往泣厥邑爰臣丁未陞辭

天子登進克勳申命之若曰爾邑濱于河昔

屬天降亂草竊朋與劓劓爾邑民爾邑民四方出徂亡宅弗克宅田弗克畋邑時則空虛自朕命一二熊羆之臣底定中土爾邑民乃携持厥婦孺復厥宅里惟爾尹茲邑亦既越三載民情民病亦宜迪知之朕永念人惟求舊肆復命爾以往嗚呼我民亦孔艱矣爾曷相厥居爾曷開厥衣食爾曷屬厥艱寡爾尚寬

乃事黜乃刑夙夜宣昭朕德用澤潤保乂之我戎士苟有雖厥
次迹于爾土以夷于爾有民時則執以歸于京師爾克俾乃民
有生有聚于而邑罔或怨咨爾克及爾暇逸以詩書惟乃子乃
孫是訓凡民亦莫不懷于爾奔走惟爾之歸若厥子於厥父母
時乃能朕則爾嘉其天用爾克勲受命再拜趨出以告伯衡曰
聖訓聖心罔不在斯民克勲雖無良民牧哉其曷以對揚伯衡
曰君克勲惟君世家聞孫充祗慎歌身嘗列在近侍克荷眷知
肆簡昇茲邑君亦既克綏茲邑民于前日我聞善厥始斯匪難
善厥終如始斯惟不易矧乃祖仲尼有訓既庶斯富富斯教嗚
呼邑無小大民無衆寡治則同道往其率由茲以終厥功茲惟
無忝乃祖之彛訓茲亦惟克對揚
天子之明命君克勲
念哉

送梅侯鼎重赴和州序

和岍江以爲城南扼采石北控淮右立國於南者倚之以爲重
鎮蓋自三國以來則然矣

聖天子受命而興也嘗駐蹕

于茲部署諸將乃渡江入都金陵既平江東遂安浙右陪陳覆
張兼閩并粵取樊襄舉齊魯克蕞蕞下秦晉而天下以定則和
固興王之地哉不可與偏州齒亦審矣是以例定爲縣尋復爲
州而實守尤慎簡其人焉爲州之一月平陽令梅侯鼎重被選
往知其州事或曰和重鎮也守重用也然受壓于和者咸曉將
相之家居其半法之不行則蠹政法之必行則構怨蠹政則獲
罪構怨則取梅梅侯雖材且賢舉其職也豈不難乎哉余曰趙
奢田部吏耳猶能以法繩平原君之家平原君戰國之公子也
猶知賢奢之爲矧今紀綱脩明貴戚之家一一奉公如法過於

平原君遠甚而梅侯乃

天子命吏又非奢之比也無虐

惇獨而畏高明梅侯奚為不可居重鎮膺重用其職之舉也又何難焉或曰子之言是已請書之以為梅侯贈行序

送田同知赴太原詩序

今中書右丞楊公為叅政江西時幙府號多賢而鎮撫田侯無禽特知名既文且武大見任使繕軍綏民以至于聽訟張弛無不適其宜健將老吏咸傾心下之揚公入朝而田侯亦代還就屋龍河之上杜門讀書再食新矣方揚公由御史中丞出鎮山西也屬郡缺長貳公曰吾所統皆股肱郡且其民親腕鋒鏑不有人焉足為士卒黎庶倚賴者不足任而吾所知人惟田鎮撫最材而效又著即具名以聞而請之上乃命為太原府同知田侯且行求一言為規亦觀之春焉而草木榮秋焉而草木落

夫其榮也非自榮必有使之者故從而榮也其落也非自落亦必有使之者故從而落也是故使之者至無物不從使之者不至無物或從古之為治者舉天下之大而無不為之用者無他焉善揀其所以使之者而已矣而教化刑政之具忠信之實勸懲之方則其所使者也夫以田侯之材誠善揀所以使之之術雖以之輔理可也而况為郡乎集流亡以實其地課農桑以厚其生謹邊防以除其患時役使以齊其力同好惡以得其情興學校以革其俗轉樵梓為樂康于以咨知已于以欽承眷注夫何難焉而又安用余言哉於是書以為田同知赴太原詩叙

送樓生用章赴國學序

勝國設監學以教貴游之子弟拔田里之秀民使受業其間滿百人即止取之如此其難也業成然後積分積分及格然後私

試私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必三年大比然後與天下貢士群試於禮部進之如此其難也試於禮部中有司之繩尺榮于天子之廷然後賜第出身例不過七品官浮湛常調遠者或二十年近者猶十餘年然後改官其改官而歷筆要者十不能四五淹於常調不改官以沒身者十八九用之如此其難也我朝之設監學也凡田里之秀民執經就列與貴將齒未嘗限以常額略課試之虛文嚴責成之實驗甫二三年而試用之巡行列郡舉其職者竣事復命或擢左右叅政或典大郡或僉各部按察司事是不惟易其取之之途進之之門而用之之術抑亦易矣於朝廷待諸生之優誠前所未有也諸生生今之世居今之學不謂之厚幸可乎哉雖然勝國之於諸生也取之難進之難用之難者無他不貴之也不貴之以故困折

之也 皇朝之於諸生也取之易進之易用之易者無他貴之也貴之以故假借之也夫困折之則其求之也不全而貴之也不備假借之則其求之也必全而貴之也必備諸生生今之世居今之學吾見其易成名也吾知其難為稱也吾所為喜且懼也然有師資之益有教養之漸而又有國之刑賞在焉庸脩游息者誠能勸焉懲焉而感奮焉則成材就實自致於用以稱旨意夫何難焉此余又未嘗不望諸生自勉也今年秋大選郡學弟子登于監學金華學子以選在行者十有四人而獲獻用章居其一用章勤而敏介而通其在郡學已自能頌然出其頭角矣矧今去而遊於監學乎惟知自慶幸毋俸其易尚思其難益致其勉能為人之所難非用章之望而誰望哉使明體適用之學不愧於前脩設學取士之效顯白於當世則余雖病

處山林尚能作為樸樸之雅以愛人材之秀出以歌 國家之
盛美也用章行有日凡朋從咸賦詩以送之而見請為敘故述
此告之

送徐生繼先還國學序

國子生徐繼先移病歸金華就醫期而愈將往卒業其同舍生
何與道樓用章以省親在金華請於縉紳先生賦詩以贈之謂
非余莫之叙也相率來謁嗟乎繼先昔生之疾作生父兄之望
生愈有甚於生之自望生知之乎今生之疾愈生父兄之為生
喜有甚於生之自喜生知之乎生亦知父兄望生之學成有如
望生之疾愈乎生亦知父兄喜生之學成有如喜生之疾愈乎
惟知父兄之所望與其所喜者在乎疾之愈然後知愛其身亦
惟知父兄之所望與其所喜者在乎學之成然後知淑其身愛

其自淑其身所以慰父兄之心也而豈自慰云乎生也疾則歸
就醫愈則往卒業僕僕爾亟往來而不憚煩者夫豈不以此乎
哉嗟乎繼先生之歸也凡可以愈疾者既無所不用矣生之往
也凡可以成學者宜無不勉焉如使於凡可愈疾者用之而於
凡可成學者不勉焉是知愛其身而不知淑其身則父兄亦將
失望而又何喜乎雖然疾豈徒愈哉故非治以良醫不能愈也
醫良矣非飲以良藥亦不能愈也藥良矣非慎起居節飲食致
淫邪之去臻元氣之復亦不能愈也則學固可徒成乎哉是故
師者醫也道者藥也氣質者淫邪也德性者元氣也不得賢師
不聞至道不變化其氣質不成全其德性而學焉有成者乎今
奉 天子之命居儒學之館樂育天下之材自司業至博士
助教凡十數公余雖不獲盡見之抑不可謂不知之也之十數

公者皆德尊望隆業平堯舜周孔之術深于詩書禮樂之文以
生之妙年得與英俊並遊而受業焉則師既賢矣至道不患無
聞矣生誠克以愈疾之心而蹶然愛日而自強真知而允蹈持
其心養其性去其偏而復于中而學焉有不成者乎學或則德
可久業可大名可遂所以慰父兄之心不其至矣乎而生父兄
之躍躍為生喜也視今日之喜豈不相千萬乎此亦余所望於
生者也誠如是余寧不為生助喜乎嗟乎繼先尚懋勉之乎

贈高士敏序

曩余遊燕都士敏之先公時任六察公則吾父行也因以故人
子謁公於齊化里第辱公與之為禮朝夕往來門下且數月公
暇日褒衣纓帶却馬從一蒼頭過余譚移時始去灑然其風與
刑也余將歸會公省太夫人維揚遂別舟而歸言吾見

異士敏者且冠矣頗知力學攻文辭行且至維揚當出以見子
于其弟視之苟有得無忘相訓告也比至安東道梗公間道以
往余則取道海上竟不得過維揚與士敏相見後聞公奉太夫
人來始蘇又聞為理官吳興以卒雖相迓而疆場事嚴以故亦
不得往哭公與士敏相見今年 國家蒐羅四方之賢以議禮
考文由是士敏來 京師知余在城均數抵余所自以為相見
恨晚云蓋公嘗語士敏吾有故人子蘇平仲者在金華異日見
之可與講學者也士敏以公之言為信而不遺余之姓名以故
見而喜喜而定交焉安知余之非材哉野人有山鷄野人不愛
而過客愛之彼以為鳳故也使過客知其非鳳則過客之弗愛
甚於野人矣余嘗獲從公遊不虞公之推與之過情也恨若山
鷄不足為世瑞徒點士敏耳士敏名父之子非若余之不材托

契家而獲交焉庶足以薰陶已又為得不自以為喜也士敏預
脩元史尋入東宮為伴讀權翰林編脩轉秦師紀善侍王
留居京師日與之處觀其儀架之顛昂志氣之軒豁議論之
辨給文章之雄瞻未嘗不美公之有子余長士敏且十年內視
不及士敏遠甚無以副公之期待也固不待他日能不發愧乎
且高氏世有厚積公宜食其報而位又不泐其德焉譬之水其
猶澤乎蓄而不流一旦決其防沛然其何能禦也孰謂博其特
以光昭前人不在士敏乎矧士敏年其壯材甚優出入兩宮
甚見器其馴致於通顯也何難然則士敏之使余羨慕愧服豈
當以功名事業豈特文學而已哉

贈林子山序

人之生不幸而失身或為農圃負販或為百工技藝或為卑隸

倡優否則不幸或病狂易或癡騃或冥頑而或矇或瞶或瘖或
跛則其景不幸者也而吾之生也幸而不跛不瘖不瞶不矇且
幸不冥頑不癡騃不病狂易於凡皂隸倡優也百工技藝也農
圃負販也幸皆不失身為之則吾之有生也夫豈易哉又况群
於萬物而靈於萬物齒於衆人而賢於衆人與天地並立相為
終始者乎於此見吾生之甚不易也古之士知生之如此其不
易也是以慄焉而不寧汲汲焉務以遷善補不足俛焉日夜自
強而不敢以斯須而肆焉忘道苟頽然而不省宴然佚居侈然
飽食而頑然不務進脩而懵然不聞大道吾見其面墻而立其
行妄蹈與矇者瞶者瘖者跛者奚以異師心自用矣常失正與
病狂易者癡騃者冥頑者奚以異其名為士而其失身固有甚
於為農圃負販者為百工技藝者為皂隸倡優者雖曰萬物之

靈終亦必與草木鳥獸衆人同歸於腐壤斯盡泯沒而已尚何
參天地而相與終始之望乎嗟夫士之貴賤在聞道道之存亡
在所學世降習汚天下之士於是始以爲士之貴者在乎爵位
之崇高威權之隆赫意氣之充溢名譽之光輝而相率馳騁於
俗學以追世好之不暇其於道之存亡一切不暇顧也晚有循
流俗而希賢哲務正學而遵古道者出乎其間舉天下之士不
以爲迂闊則以爲計左不相與詆之則相與笑之矣矧昔者
學而與之共學乎於乎此亦不思夫有生之不易而已矣此亦
甘心爲草木鳥獸衆人之歸而已矣不亦大可悲也夫於斯時
也而有人焉能自拔于今之人求合于古之士即文獻之邦就
當世之碩儒以講求洙泗濂洛之學爲已事若子山者豈苟慕
其名哉豈要譽於上林哉豈將以眩遠近之聽聞哉其殆灼知

生之不易而不忍爲草木鳥獸衆人之歸也云爾推此志也則
子山誠亦超於人而有合於古矣何取於余也顧乃不忘下問
而求益焉余也雖嘗抗顏一日爲國子師然自幼侍遊他邦
中遭海內變故憧憧焉挈挈焉加之近歲不幸而喙且曠焉而
於鄉學昧昧焉則其於道亦可見矣將安所進於子山乎獨念
夫有形則必有神神者何精華果銳之氣也凡物莫不恃之以
立而人爲甚古之君子幼而壯壯而老老而至于死道以爲已
任足乎內無待乎外不淫於富貴不詘於貧賤不奪於禍福不
撓於憂患不回於勢利不愧於俯仰皆是氣之所爲也而不可
不養也是氣也在人在天地一也朝氛之細縕彌六合而薄三
辰非不勃然盛矣然不崇朝而銷液矣詎足恃乎雖在天地猶
然况在人乎夫是以貴乎有所養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

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余不敢以疾疾而不加勉也余之所願學者如此子山其謂斯何苟有意焉尚勉旃以從事則不患銳於始而消沮於終可以究有爲之志而極其材力之所至游於高明之域不在余則在子山矣又何任重道遠之慮哉

贈玄默子序

混沌無聞遊于廣漠之野遇凌虛子入無子方相與論道凌虛子曰至哉道乎大於天地細於芒忽亘乎古今散於萬物狀之而無象執之而不得恍恍惚惚不如歸之默默入無子曰二儀之高下七曜之著明山川之流峙寒暑之變更魚鳥之飛泳草木之悴榮與夫人之男女飲食作息經營何莫非道之流形也吾以爲昭昭孰謂其冥冥混沌無聞曰咲若之於道也曷嘗窺

其奧哉不謂其有耳夫形而上者謂之道無形無體無臭無聲得其一隅而物得其大全爲人而與性俱生焉故道之微而顯也不在乎論言而在乎能行苟徒逞辯說以彷彿又何足爲之重輕也亦傷有一士神清而氣淳哲白而長身聞混沌無聞作是語已而歎曰存於天地之後兮有於天地之先無一息之或停兮無一物之不全不知其孰始而孰終兮但見其忽在後而倏在前蔽之以一言兮曰玄之又玄詎無忘言之人兮默焉而意已傳凌虛子入無子方問其邑里姓名其爲士者不吝竟去混沌無聞曰若不聞除之全椒有孫仲善號玄默子者乎耶其人也耶其人也

贈金與賢叙

古之善繪者畫詩圖孝經象爾雅像論語春秋著易象皆附經

以行下至漢魏晉宋之間講易有圖問禮有圖列女仁智有圖
圖遂與史並傳助風教而翼彝倫則繪之所係不既重乎然而
豈易能哉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
物宜是故繪之事象之滋也實有該造化之妙理者焉不得其
妙而能合於天造吾弗知之已於戲與造物者遊得於心形於
言粲然在紙而成章則謂之文得於心形於手粲然在紙而成
象則謂之畫余嘗學爲文述山之勢水之態烟霞雲霧之變草
木鳥獸之形以至于神情鬼狀或曲盡其思致則使人讀之不
啻其登山臨水仰烟霞雲霧俯草木鳥獸而鬼神出沒乎左右
心目爲之竦動焉雖未必能窮造化之妙也而其故則可知已
又况心手相應而爲畫哉使人觀紙上之象而竦動也固當什
伯於紙上之文而或不能然豈不以規規於筆墨畦町間乎蓋

有道有藝道至而後藝至自昔以藝名世者莫不有道焉庖丁
之於割輪扁之於斲由基之於射宜僚之於丸非徒積習之所
致也况於畫而可以不事道歟余抵平陽會金與賢與賢先君
子曰德謙甫爲儒學官勇暢繪事尤長於寫神與賢妙傳家法
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名大夫士無不與之遊聲稱藉甚嘗爲
余作小影見者咸以爲酷肖而未嘗有以報與賢也謀諸同志與
賢聞之曰我無事乎報也以一言贈我足矣夫贈之爲言增也
古人之於人或延譽之而使增重於時或歲規之以增益其所
未至則贈之言余固無能爲與賢增重而與賢名聞諸公間亦
無待余之延譽若夫思繪事所係之重明物理以進於道以增
崇其筆力以追配於古人則區區所望於與賢而不容已者故
述以爲贈

贈岳德清序

往歲金華同知潘疾叔聞病目延周漢臣者治之漢臣出入
聞所余數數見之其徒有岳生者未嘗不與之俱漢臣治叔聞
之目凡砭炳湯熨與夫劑之和劑加損一以屬岳生比叔聞病
愈漢臣辭歸余亦徵赴京師余之叨祿于京師也八年然
後得請歸養及歸從人問漢臣則且死矣而岳生者余固忘之
去年冬有持胡先生遺岳德清詩示余者言德清余嘗識之余
亦不記其為漢臣之徒也歲之六月德清過余相與問勞乃知
其為往歲與漢臣俱出入叔聞所者固舊相識也而忘之則余
見德清安得不喜且愧哉德清故鄂忠武王之商家子嚴儉為
藥浙水東名山奧區往往有其足跡而雅愛金華之長山至輒
脊焉不能去其所至人莫不虛館以俟為人治目比有奇驗則

德清能博漢臣之業可知矣余因問德清人目病凡幾證狀何
若也德清引古方書言目之病甚衆大都十七八證而名狀各
異又問治之皆何術德清曰唯醫不治餘皆有治之之術也
然則天下無不治之目已對曰然余拊髀曰嗟乎德清生亦
知余之病乎余曰與人同而余獨視不及尋文尋文之外薰黃牝
牡亦辨此言友也熟視而弗與揖彼非吾友也拱手而迎之以
此動靜速也言招刺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
之乎然余固能決別黔首美惡真膺於尋丈之內焉生縱不吾
治猶可也嗟乎德清生亦知人之病有甚於余而余之所甚患
者乎乃者雨不時降吾髮以早溪流斷絕車無所用由是方地
千里不問高田下田鞠為稿壤黍稷重穉無弗黃而殞矣而肉
食者若不見而莫之省且督吏若胥日夜取常租之盈其視民

之少壯者之有菜色老弱者之膏為殍也與醫者矇者眇者無以異觀其目則非醫非矇非眇者不知此果類言方書尙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人也固朝廷使之舉錯民之極直者也生不有以治之其於賢否是非利害曲直廢置取舍從違顛倒錯謬每事類夫此則斯民將奈之何德清謝曰此非目病也苟非目病則何病也對曰此所謂盲於心者也夫人之所病病疾多而矇之所病病道少况乎以心盲之盲責醫盲者醫哉則賤工亦安能治之雖然凡人之病必有由來得其所由治之斯愈此不易之道也之人之盲也亦必有由然矣故竊以為苟治之以治阿大夫即墨大夫之術何患其不治哉又焉用吾矇目者為余嘉其辯遂次第其語以告探黜陟之柄者且以見余之識德清有素云

記

報恩光孝天寧禪寺大佛殿記

公住持報恩光孝天寧禪寺之七年洪武十六年某月
初作大佛殿成其費取諸經用之美財而眾施以助不
力為之外護則廣威將軍僉温州衛指揮使司事王公銘
在衛署之東宋宗寧王午齋禪師所建癸未賜額曰崇寧萬
壽殿和已亥乃改額曰天寧萬壽紹興丁卯又更賜今額某年
又由殿重興未幾而荐厄于其年至其年重構又燬于其年元
之至元幾年始復于舊逮至正末困于力役田既出質眾亦散
而寺之凋弊已甚國朝洪武九年二月軒公以選自惠日
果主法席賴其經營繕葺仆者以植傾者以支朽者以易缺者
以完而土田以復清規以振會有司治海艦即庶下處工徒不

戒于火又以十三年春廢為瓦礫之區軒公謂其徒曰寺之廢
興法之隆替係焉我等坐視可乎焦神苦力撥谷煨燼以圖興
復凡耆舊僧莫不感奮官民信向相繼致助西偏地勢褊迫則請
於王公使與東如一地以尺計總若干尋建方丈庫司茶堂
既而曰有方丈以議事有庫司以儲財可以事土木之功矣然
欲修善妙于莫先於治殿以虔奉佛祖衆議乞協以白王公伐
大木于羅浮象浦聚貨召匠備尤事以其夏六月望至是而
訖殿舍全以間計凡若干高深脩廣悉準其舊局高廣密密棟
厚礎動運悉給殆無遺功金相玉毫之奉如式塔座垂蓋種種
莊嚴其壯麗無窮侈於昔多矣爰以狀因錄撫譚君濟來徵文
為記 聞之聖恩于數而以廢為興則存乎人又必人與時會
乃也 遂於以廢為興茲殿之建當山冠竊發之日歲艱物匱

之特首尾僅四寒暑而成就如此豈不以智性融通於事
於理未嘗分別而生欣厭有若軒公而又遭逢 聖時哉弘惟
皇上度江之初即以故龍翔集慶寺為天界善世寺
膺寶曆之四年徵有道浮屠十人就蔣山太平興國寺不建慶
薦福會後六年 命天界住山宗泐取經西竺又五年 詔聖
縣成立僧司以糾其修佛法之見準奉至此振古所未聞也
西方聖人以神道裝教大率使人去妄而即真因境以生悟其
誓願之廣大慈悲之深重欲高深廣袤之區生成動植之類莫
不披迷途脫苦海而永游於慈雲慧日之中此與 中國聖人
博施濟衆一視同仁夫何以異 聖人在御參用真乘亦惟密
禪至化陰陽群生豈專福田利益於一人哉軒公祇承 德意
而致力斯寺於斯時既成寶搆以嚴所事方務鳩功畢還舊觀

庶幾教基上並 鴻圖至於萬億維年而海隅含生之屬亦
依估其營度之勤拵締之美興復之功當屢書不一書毀之
特其權輿爾尚刻石以俟焉軒公名子軒號宗冕嗣法於巨翁
雅禪師者舊與公同心而効力者曰某曰某云 中國聖人
温州府開元教寺興造記

溫之佛刹傳天台智者之學者惟開元最鉅在今玄妙坊東晉
天寧二年郡人李整捨宅以建初名崇安唐開元二十年制諸
州咸以一大寺為開元寺而茲寺為溫諸寺之冠例改今額石
晉天福二年復崇安故名至宋治平四年火久而復完政和十
年更為天寧萬壽宮其復為寺仍曰開元建炎十年也紹興十
年又以留殿未幾重興初寺隣法明院後遷法明于來福門外
而以地畀寺斥大其址立子院五曰藏院曰天台教院曰千佛

律院曰圓覺曰圓通兩禪院皆 年重建山門又移千佛立
于寺之後元至元二十七年各路創設官講所因以千佛為之
自是千佛不復隸本寺俱燬于延祐元年而重建于泰定四年
歲時節祀齋與凡祈禳咸在焉越三十五年至正丁酉颶風大
作棟宇盡覆獨寶殿存而上漏傍穿亦已甚矣主僧至劉僅克
葺而新之樹法堂闢山門範銅為鍾講樓以度而遷主江心也
所宜有而未及為者固多也今住持仰山欽以 國朝洪武五
年自顯德來補其處欽志興修圖惟殿終俄又以病去十六年
春諸山相率白于郡府復輓之出再正法席即探已之橐斂田
之入市材誅曰召匠就傭百堵皆作殿堂門廡庫庑齋庖漏園
或因或革以次就緒佛菩薩羅漢護法天神雕塑藻繪煥焉華
新僧佛之供器物之需纖悉畢備下逮垣墉階術之微有廢必

舉凡至剛未及為者至是仰山無不按其法之所宜有而申其志之所欲為矣雖名因舊以為新寔則創始也十七年某月某日工告竣事耆舊僧僉謂數十年之廢成于旦為力不易而功甚宜有述以示方來而寺之沿革興廢皆無所登載介前溫州路治中金君明求余說之竊惟開元自有寺至于今千有六千有八年矣厄于鬱攸者三奪于道家壞于颶風者各一由代有其人故其毀也隨復而其奪也迄帶在梁則有若宗慧開義井鑄大鐘大鼎在汴宋則有若性南諸闕獻頌仁宗召對祿旨親御宸翰錫以文英大師之號而御書閣攸建自景祐至熙寧兩蒙一大藏教之賜在南渡則有若真敬因山門為閣崇百有三十尺東西各翼以臺高與之等觀水心葉公之記其規模之雄傑巨麗猶可槩見也元有國百年先後登于主席是近是續

則有若至興思聰省初宗岳至劉寺之久而不廢豈不以人手際今昌辰尊崇象教不有仰山者出人與時會假方便力示現有為安能於甚歲間畢還舊觀存教基於將墮振宗風以不墜也哉然前乎此有大興造皆在時康物阜之際易壞為成且易易耳今仰山興事於仍歲水旱之後帑藏空虛之日而能悉績于成不愆于素固猶其材之過人亦曼曼乎其難矣豈宜無以告後人使相與扶植於無窮乎庸不辭而備為之書若夫如來以種言說開示超極樂正路五時八教三觀十乘之旨法筵重啓龍象咸萃脩而行之又豈不在仰山當不待記而亦非世締文字所能記不敢因記興造而輒有所陳也

太平歸元禪寺記

平陽有新寺曰太平歸元其規模雄傑鉅麗環邑之境唐末以

來列制皆未能或過之元後至元中邑長者吳君良佐之所勗也其爲事甚偉而其爲力亦勤矣今四十有五年吳君卒亦十二年于茲而未有登載其子常孫平若恐來者不知所自爰詣石介鎮撫譚君濟翁求余爲之記吳君素好施與每歲夏秋之交輒發粟周其鄉隣嘗造舟飛雲渡廣爲師操以濟往來者實地一區縣北犇亭其間殯不能葬者既而自謂此足以行吾義未足以率人爲善且吾齊生長安樂於太平之世皆上之賜也願藉佛力以報焉而縣之西雅山之下其地冲爽以居佛誠宜於是以至順壬申夏雙地八十餘畝夷高而魯卑墜窪而支地使平正如一遂以後至元己卯秋八月乙未興役中爲大佛寶殿四阿崇三十有六尺益其尺十四以爲廣深視廣不及元左右翼之深廣如之殿之後法堂祖師祠侍者寮居左櫃越祠

門三間門東門西翼以夾各二爲維那知客之寮夾之東西各一樓東樓構經一大截度焉西樓範銅爲鉦鐘懸焉門之外臺門臺門之前爲放生池其上爲梁其前樹扶闌又前列七成佛圖而其數如成皆美石爲之左右廡各十有七間自法堂屬千門中左廡爲伽藍祠而廡後曰庫廳曰行堂曰厨院在焉曰東庵曰倉司又在其後中右廡爲會善祠而廡後曰拈檀林曰選佛場曰照堂在焉曰西庵曰漏園又在其後殿而方丈方丈而門外至于臺門內至于庖漏與夫作役之舍屋以間計通百有六十有八凡事佛之儀物奉僧之器用制所宜有者罔不精備而穹垣厚甃脩術崇階稱之木石筵龕釘灰丹漆匠備之直爲四十萬五千緡爲米致千捌百石佛菩薩阿羅漢以至護法天

王之像設悉塗以黃金爲金百十有八兩以至正乙酉春二月
甲戌訖功而比丘智通實始終効其勞是秋迎致逆川順禪師
主之又割田千二伯畝爲恒產勅賜今額定爲十方禪院仍下
爾書護持則明年夏四月也帝師亦錫吳君號正心德大圓悟
居士云尚論其世蓋有元豐景德之際於時郡邑間罕積之家百
倍吳氏富埒封君者固多飯心真乘喜施不靳者亦未嘗無之
名藍上刹方興土木之功捐十金資之以田數十百畝助其不
及則自以爲輕財好施而人亦與之輕財好施之名觀吳君獨
力自任以濟登慈風斯下矣自昔爲浮圖氏建大寺市大田非
主公則戚畹也吳君一布衣男子耳十餘年而能爲王公戚畹
之所爲此其材且智爲何如抑聞之寺落成之日吳君年未六
十即實家事不問作樓四楹于方丈之西垂入處之焚香默坐

閱月踰時不出戶二十載猶一日年八十有四一日閱般若經
終卷遽入室延寺衆語之曰老居士行矣幸大衆稱揚佛號
訣別合掌隨衆稱揚而逝夫離俗去智究竟生死備持如是豈
非所謂知施實相起慈悲心發願回向具足方便成就無上善
提佛果者與孰得以造寺功德爲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而議之
哉常等竟念父祖之勤勞汲汲焉求文昭示寺僧使知初始之
不易而與保守於無窮亦可謂賢孝子孫矣

武義縣重建廣福院記

武義縣之闔閭中有佛刹曰廣福院元之至正丁酉春燬于括
寇其年冬僅剏大佛寶殿未及視其成而僧衆或逝或散莫有
任其興廢之責者爲日已久屬者余宦遊來歸過焉則朱甍翠
楠寶鐸金鈴煥然鐫然震耀耳目矣上人志晉肅余入坐方丈

而言曰 皇朝癸卯之歲志晉用甲乙之次忝主是山顧瞻焉
莽不遑寧處切自思惟失今弗圖將墮先業而墮教基乃與吾
徒宗煥慈蔭經營綜理而延慶寺住山如海邑士洪德潤等亦
吾之有志也所以欣助者靡愛其力爰哀衆施益以已橐聚材
庀工成大殿於甲辰之夏建山門於乙巳之春巖像設於丙午
之秋而兩廡之作以戊申夏法堂之樹以辛亥冬寢室庫庖
漏之屬次第訖役凡制之所宜有法之所當備者方圖繕成之
過不自量業欲具事狀求記於執事而辱下臨敢遂謁之按院
始於宋之嘉祐丁酉本福暉浴室也治平丁未初賜額曰壽聖
遭燬于宣和庚子未幾重興紹興壬午乃改賜今額曰廣福元
大德中漢數潰院又當其衝爲橫流必食之地山門既圯而衆
亦無以自安主僧求起得今址於徐文肅公之孫揚祖乃公之

別業遂徙而建焉實至大辛亥也自嘉祐丁酉至今洪武壬子
凡三百二十有二年一圯於水再燬于寇蓋有數焉至於以廢
爲興未有不存乎其人者也且起之遷建始事以辛亥晉之重
建訖役亦以辛亥信非偶然哉前乎起也顛末不登於文字固
莫可考也觀俞公之記起致力於大競之際歷二十寒暑猶有
待於時秉惟力繼之而後規制大備可謂難矣今恒產不加多
而物力不逾前且倍筵晉毅然以興起自任訖能以十年之間
而復還舊觀不愈難哉思其難相與扶植彌縫之使之未久弗
墜是誠在乎後之人庸次第書之俾刻石昭示焉施錢與助者
之氏名具列于石陰此不著

清泉庵記

洪武十六年春余客平陽厭闌闌之有曩思得寂寞之地澄坐

滌慮焉余交前蒙陰縣主簿林敬伯乃相與之縣南嶺門之清
泉庵初取道林氏屋則復折而迤朱陳二氏居之前後以入庵
爲屋若干間大山屏其東天妃祠峙其南祠之祝史盧于其西
劉氏園于其北秋監猶民家耳前則東山九鳳諸峯森秀環列
暖翠飛襲庭戶使人有憂塵去思固自可樂也庵僧曰東源順
師嚴重簡默對坐移時視瞻不苟類有道者余心異而喜之暮
返而朝往於此兼旬矣乃知師年十八得度傳法於虛白曰公
後三十有三年爲洪武戊申司截鑰江心其夏指揮何公高其
行言於郡禮請住持神山禪寺又三年謝去其徒栖於歸元七
年敬伯尊人彥輝與晉仲輝者以茲庵久虛率里人延致之人
固疑師之不屑也而師欣然不拒夫領衆叢林升坐說法號爲
長老而居之不擇乃爾不惟不擇居而安完其缺與其廢未嘗

不盡心焉此豈非有道者哉師以庵未有記具石求記而吳君
元範又爲之請乃書曰庵初於宋淳熙間名正因堂檀越吳氏
始居此者曰正覺大師傳六世而至太古聞元至正甲午燬于
寇太古罄其私橐經營興復甫榭前殿未及視其成而報緣盡
矣師徇衆之請來主此則戊午夏也塗墍前殿建後殿闢僧堂
翼以兩廡嚴像設其中皆出於師以介清泉坊改今名永業僅
五畝凡瓶錫之集香花灯燭之供日用食飲之需皆仰衆施亦
惟師道行足以起人敬信以故施者相踵也師縣之萬全鄉人
俗吳氏云

平陽縣重修江口斗門記

平陽之江口舊嘗因海隄中斷之隄石爲兩厓深廣各三丈內
外貼石爲左右翼又敷石壇於前後中涯植石楹於雙門缺

坎階板以爲高每門板十有二層時水盈縮而閉縱之覆以屋
五間號江口斗門宋端平丙申縣令林公宜孫始作之元至元
二十四年里之義士鄭君存耕嘗率衆繕理之繼存耕而致力
焉者則其族人前福州路閩清縣尹禮前松江府華亭縣尉公
誼其歲至正辛丑也後二十三年國朝洪武八年水暴溢颶
風激海潮相輔爲害涯崩屋仆而門亦圯今且九年矣爲縣者
更幾人而視之恬然厥民雖欲起廢夫孰爲之倡哉十六年夏
南康彭君尚賢來爲丞是秋以公事過其地目擊之慨然不寧
亟謀興作會主簿新安吳君韞中攝令還自瑞安與史成却揚
君孝忠進用至自浙江議以克合責成於水利所及之鄉大家
之役于官者其人咸不勸而趨以謂浮屠一宰猶能出力裒衆
施完砂塘陰均兩斗門今在位者興無窮之利吾屬顧不能効

勤勞乎或輸以財或薦以力協謀併智以任其事者九人以公
誼嘗致力於斯也練歷而老成推使督役焉於是市石與木揆
日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隄涯門倚以至千屋悉復其舊而
欵麓堅緻視昔過之足支久遠又以其餘力修平安渡馬道百
二十五丈以免人於淖始事於九月庚申而訖功於乙酉皆欲
刻石紀成而因謝君復元屬筆於余蓋江口在縣之東南二十五
里左江而右山潮汐之所上下諸山谷水凡三十六支皆徑此
而入江初斗門之未作也衆流既莫之遏而海鹵水亦得入以
害稼民交以爲病自作斗門然後溢不患溺乾有所仰而惠利
及於二鄉五都之人溉田六萬五千三百餘畝則其所係豈輕
也哉歐陽子有云作者未始不欲長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使
其繼者恒如作者之心則天下豈有遺利江口之有斗門蓋洵

有恃水旱無虞歷百四十八年猶一日豈不以補而緝之者有其人乎壞于暴水而中廢者九年不有諸君子以興起為已任將遂應前人之功失一方之利然則是役也雖曰修廢舉墜實功蓋與初始等矣於戲使凡為縣者皆能職思其憂者諸君子則門之復當不待今日民之蒙利其可以世計哉故為之書使來者尚有考而用其心也

松陽縣學復射圃記

松陽之有學學之有射圃蓋自宋紹興始元之制凡民不得持弓矢故射息而圃亦廢豪右因侵而有之踰八十年有司漫不加省 皇帝即位之明年 詔郡縣皆興學置師弟子負而講習乎六藝儒生葉端等作而言曰今學令射居其一射圃之復維其時矣以告令王君人曾王君徵赴 京師事格不行而提

刑按察僉事張公行縣適至乃復以告公為按圖籍凡學之地侵于民者責丞李君公簿劉君文彬悉復之而地卒以歸正其 疆界夷其畛域樹垣以絲之王君歸自 京師謂部使者祇承 意返故地於久穰之後幸惠斯文甚厚宜有以示後人教諭 毛君輝膺薦而起遂命之來謁文書曰侯以明之此舜之學政也其人之賢不賢觀其射之中不中見焉故以射致衆衆致而後論士是以三代率由之而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使弟子拂觶而致黜者三則僅有存者夫學政莫大於射也尚矣 矍相 國家方脩文教而稽古定制焉則射圃之復其豈細故哉 乃為之記曰復地以尺計之直學之東南則從七十衡五十直 東北則益其從二之一去其衡三之一直西北則其從倍東北 之三其衡不及東南之八直西南則其從得東南之衡而去其

一以爲其衡東南故所謂射圃也張公名志德字其陝西人王君名夔字秉文北平人輝邑人攝學事殆一紀士論多之云

覈田記

宋南渡後金華縣諸名額田躉量於紹興辛酉檢踏於嘉定甲申覆量於咸淳丙寅立法詳而爲制密戶有恒征地無遺利猶不失有田斯有賦焉元之下江南因之以收賦稅以詔力役而水旱于其則驗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加以歷歲既久舊積寢不足徵由是縣之民每遇災主佃各列其田自訴訴無復益步加畝以幸免常租而賦額日羨矣至正庚寅令民自實要在均役而已不暇釐正也版籍入

名曰虛論糧而其數之多爲田至千三百九頃有奇民負逋而莫償吏端端准歲入不登是愆而公私交以爲病矣事聞中書

皇朝遂有蠲蠶之賦

省亟命檢覈除之戶部授田令俾以五尺爲步造弓尺以量符下皆重改成籍罔敢自任既而命明州府通判王琮來治之甫興役又以事罷去會今王君來倅郡遂以命君而君亦自以爲已任蓋縣統鄉十有二鄉統都上鄉七中鄉四下鄉三都統保大率十乃令都擇一人焉爲量長保擇一人焉爲里長都以五十步爲率築墩一焉表其都之界保以三十步爲率築墩一焉表其保之界田以區爲率樹木表一焉書其甲乙之次樹楮表一焉書其多寡之數而旁都比保分曹易地相司察焉有田者則各以名數如異時訴水旱者自占書于表而樹之田間擇吏之清強者分董其役以金華縣丞鍾弼董東南鄉以浦江縣丞杜彥董西北鄉侯乃出詣諸鄉即寺觀以次舍裹糒糧以食飲衝冒暑雨跋涉阡陌履畝而申量焉各乘其形之方圓曲直長

短絕彼補此塵累微積以足畝數乃以今昔之度準之有餘者
增之不及者減之岸溪而蓄于水昔蠲之山林園池而墾築耕
稼者收之量既周乃哀諸所表為魚鱗圖為流水圖用用以會賦
圖以會田董之以東陽縣丞趙斗南君朝夕親臨而程督焉凡
田既除前虛訛之數其為增者收者摠百五十二頃有奇減者
蠲者摠三百四十五頃有奇所以帙計者四百五十有三圖以
幅計者如用之數而皆有副檢量之役起洪武四年夏四月丙
申訖其年秋八月庚子積百有二旬有四日圖用之役起是秋
八月壬寅訖明年夏五月壬子積二百有五旬而畢以竣事聞
數十年之病一旦以除父老相與慶幸爰伐石圖其愆父介智者
住山普仁求文為記余聞經界者仁政攸始三代盛時分田制
祿由乎井地之均而井地之均由經界之正自是以來其制世

殊至若資賦以足用者則亦古今一也今世之舉執
政者或有司可而息先務矣待下且六七年而莫有從事者豈
國家治民意哉是宜王君於蒞政之初不憚勞勩而懇懇焉致
其力也更張惟允而經費不虧民征用寬上有節度下有堂守
仁民之政孰大於是嗣為政者毋替厥成金華之民利賴庸有
既乎然則托焉以垂永久將不在余文矣王君名綱字之紀隸
州人嘗數由州為諸州使者冠其采綵是郡也由承運庫使
外補云

蘇平仲文集卷之七

記

國子學同官記

章貢黎諒校正重刊

乙巳秋 詔郎應天府學為國子學設師弟子負其博士助教
 正錄非有德望遠於經術者不得登用維時博士則
 上親擢金華許君存仁為之丙午春以章貢劉君宗弼為博士
 臨安李君宗表河南張君用周濟寧潘君文秀為助教高昌完
 君彥明為學正廣信鄭君一中金陵杜君叔循為學錄臨江張
 君以誠為典膳其夏用周除淮安衛參謀其秋彥明除建平知
 縣以誠除管讀場管勾其冬一中除上海縣丞繼用周則廣平
 郭君可久繼彥明則南昌李君克正繼以誠則章貢呂君仲善
 繼一中則東陽張君孟兼而余以七月忝授學錄丁未秋學正

正四品始設祭酒司業典簿員郎拜存仁祭酒宗弼司業錢塘
陳君彥博由元翰林編脩署典簿後儀陳君子方由元進士署
博士棣州高君仲暉由太子伴讀署助教而余亦忝進
學正補余處則吳興張君伯淵也其後存仁謫韶州宗弼拜浙
江按察僉事子方拜江西按察僉事彥博遷太常博士宗表以
事罷去叔循遷太常贊禮仲暉陞磨勘司令伯淵陞磨勘司丞
仲善陞太常典簿孟兼陞祠部主事余轉翰林國史院編脩官
辭疾不上今在官者祭酒則梁先生以太子賓客兼博士
則亦梁李君叔允典簿則濟南周君敬中助教則上蔡朱君原
禮合文秀可又克正為七人而叔允原禮入東宮兼伴讀
云自余為國子官屬於斯之二十一人者皆獲托官聯而與之
遊亦一時之幸哉然甫六年而升沉出處去就離合不齊已若

是况於他日乎此余之所以慨然也因為之記歸田後時覽親
其姓氏庶用自慰焉來者夷考其平生以議擬其得失亦未必
不有取於斯也梁先生名貞字叔亨會稽人劉君名丞直周君
名循理潘君名時英郭君名永高君名暉朱君名明復完君名
完哲鄭君名貫社君名環其名如其字者許君呂君沐梁李君
及東陽臨江兩張君名宗義則浚儀陳君名世昌則錢塘陳君
名濟則河南張君名溥則吳興張君暉者臨安李君名也宗願
者南昌李君名也余名伯衡字平仲眉山人士

王氏祭田記

浦江之涿溪有義門王氏王氏之長曰士覺厥既率子姪作祠
堂以祀其先於是割上田五十畝隸焉歲入租以石計者若干
別儲之以供粢盛以具醑醴其田之畝步字號在其鄉某甲具

列諸石乃求徵文為記古之有國家者莫不有廟廟必有祭祭必有田其禮可得而言矣

天子為藉千畝諸侯百畝卿

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蓋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敬是以古人之有事于廟也常食不食常居不居常服不服常器不用懼其藝也而必變焉必遷焉必更焉必異焉敬之至也矧夫體也酪也粢盛也所以饗食先祖者也苟不別儲以資用而臨時取諸帛廩采既藜乎文焉得為敬乎此先王制禮

天子諸

侯之祭蠶爵邊豆甫簋之實必於御廩焉取之卿以下可類推也已而記禮者又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當是時也并天下之田授天下之民凡民無不受田之家焉有士而無田者乎所謂無田者非無田之謂也無祭田之謂也無田則不祭田之所宜輕也哉而固可無也哉後世朝無其制祭無其禮而况於

乎貴為公卿大夫猶然而况於士乎今士覺以常布之士顧能推其祭之孝即家建祠祀其遠始高曾之祖而凡同居群從之考妣無不及豈非用心之厚者哉且王氏系出鳳林異時其先有登進士至達官謚忠惠者於淳熙宰相魯公為近宗則士覺固公侯之子孫也於是自附於古之有田祿者以田五十畝供祠事不亦善於禮矣夫余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喜其猶行古之道也於戲不賢能之乎抑聞君子之舉事惟可繼也故可尚惟不窮也故可貴士覺此舉本之以孝節之以禮斯不亦可繼乎田之所入歲取不竭斯不亦不窮乎然則其報本也詎曰一時之計而已來裔因其根於心者用其出於田者而以歲事雖至於百世可也楚茨曰我倉我盈我庾維億以享以祀以安以侑以介景福士覺有焉其卒章曰孔惠孔時雖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余於王氏之嗣人蓋日望之

陳氏祠堂記

平陽陳君謙邑之故家也其先五季時自長溪來居南監元大德間南監淪于潮陳氏亦不能獨存惟諱容府君僅以身免遂徙居金灘娶包氏生諱醒府君娶管氏生諱德府君娶邊氏則謙之考妣也謙以洪武十年某月某日作祠堂正寢之東以奉先世之靈始於諱容府君而不及高祖以上者因厄於水位諱無從徵也祠之制同室而異龕一遵家禮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時節必祭牲殺器四亦一遵家禮既即以歲事又欲來者知所以報本始之意介余交梅雲來請記余間凡有生者莫不有所自出知其所以報本矣報本莫大於追遠追遠莫重於祭是以古者飲焉而祭先酒食焉而祭先飯一飲

食猶不敢忘其所始則夫吾身之所自出者其可忘乎由吾身推之吾親之所自出未遠也吾祖之所自出雖遠而可追也其本一而已矣孝子慈孫宜無所不用其情然而聖人慮其過與不及也於是有禮焉有制焉尊而貴者其禮隆隆則有朝甲而賤者其禮殺殺則等而降之去廟而即寢以薦寢乃燕處之所以之而脩祭祀苟非廢人後世無祿之士為之則於禮未稱禮者稱情而為之者也苟欲其稱則雖古之所無可以義起之此祠堂之建為不脩不襲而於士為稱焉嗟夫自宋儒之議行至于今非一日矣郡邑之間搢紳之家能念其濬發之所自從事乎此以致崇極於其先者幾何人哉今謙於蕩析之餘室廬完美貨財滋殖不以為吾力之所致身與妻子之所當養養長顧却慮以為吾先祖父之所積累者厚故其福澤之所漸被者

遠也於是報享稱情爲之而致其崇極如此可謂知本矣然則
祠堂之作雖禮之常而亦不可不書也庸者所聞俾刻于麗牲
之石庶其子孫思續承於無窮

陳氏脩睦堂記

夫族之貴乎親睦也尚矣是故周之盛世大司徒教萬民必行
而睦居其一能睦其族者則賓與之而不然者則糾之以刑焉
於時世族之家雖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其族之人初不以服
窮親盡而弗之親也故詩有之曰君之宗之飲之食之又曰諸
父兄弟備言無私則其親且睦爲何如哉其所以能爾亦惟君
天下者有以開導維持之也自葛藟之詩作斯民已不獲由乎
先王治教之盛而況千數百載之下乎其間有不待大司徒之
教而能崇其親親之仁於服窮親盡之餘豈非歐陽子所謂賢

於三代之民者與此余於陳氏之末記其脩睦堂所爲也而
樂道之也陳氏家于麗水來儀鄉肇自汴宋其先隴相望東阡
西陌間而百年之喬木鬱乎蒼蒼尚論鄉之舊族未能或之先
也至子明且十世矣蓋陳氏望于來儀而子明又陳氏之望也
子明嘗語其從子孔淵曰吾祖吾父之於吾族人尊者老者寒
暑奉布帛以爲壽嫁者娶者喪祭者薦饗以贈遺貧不能棺
斂者收之恩則篤矣情未孚也惟吾祖父亦欲以時與之相安
以致歡欣洽愛之情奈何遭時多故奔走以事力役日不遑暇
志不克申而遽卒矣今吾與若際四海一家之日蒙

聖天子休養生息之恩獲漫游於田里則成先志不在今日乎
乃作脩睦堂於正寢之前是時令節則爲酒醴割羊豕而几席
羅豆盞舉宗咸延致而燕於斯班白在坐子姪序列載獻載酬

盡歡極醉醉則述祖宗諸慶委此之所自而以孝弟忠信之說
其勉有合之以食之遺風焉於是族之老黽言曰人之宗族三
子不相往來者比比也而吾子明乃能以時節具酒食與吾族
人共醉飽於一堂禮勤而情洽無親疎一也非陳氏之禮事或
來者能繼續於無窮斯不失為禮義之俗矣然則可無以告之
乎子明曰是吾志也相率來請惟娶之浦江鄭氏一門群從數
千餘指有同祖者焉有同曾祖者焉有同高祖者焉又有同始
祖者焉而其親且睦也雖同父者有不逮焉余見之未嘗不嘆
其美而今又見陳氏焉鄭氏聚族而居號稱義門其雍睦也君
子以為難陳氏非若鄭氏之聚族也而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
愛乃爾豈不愈難哉謂其賢於三代之民非耶於戲爾有與
既有肥瘠以速諸父朋友猶然矧同族乎講信脩睦隣國猶

矧同族乎有能念夫族屬雖支分派別其初則出於一人而視
疎猶親每事類夫此又何致於塗人之歸哉聞子明之風而阻
起余不能無望焉堂之崇卑落成之歲月不書而書其事非獨
以張子明能為人之所難亦以為富而好禮者之勸云

一心堂記

浦江多大族而傳世之久者有黃氏黃氏先基之在花橋者見
于開元十道志其族散處邑中而邑中之族水閣惟盛水閣之
族則老原兄弟家良逢原之諸父出分父矣至逢原任其家乃
謀于諸父復會居而合食焉室廬之異戶者通于一田園之異
籍者歸于一財賄之異藏者聚于一什器之異用者司于一奴
僕之異主聽于一而以一心名其堂會余歸自南京遺其子宿
采謁詎惟我仲姑實為逢原之祖若則余於黃氏固姻家也誼

不得辭乃記曰三軍猶一人曰進而俱進曰退而俱退余嘗見
之矣一家猶一人曰耕而俱耕曰織而俱織余未嘗數數見焉
進而無不進也退而無不退也此之謂人無異志夫然故出戰
入守相救相助無不至焉不惟可與共生而亦可以共死耕而
不皆耕也織而不皆織也此之謂人各有心夫然故借鋤取
勑蹊園墻有不免焉且不可與共遠樂而况可與共患難夫三
軍衆也疎也一家寡也感也心之一也雖衆且疎者無弗親心
而死生可共焉心之不一也雖寡且感者無弗離也而遠樂不
可共焉此同居非難而一心爲難也有家者知率家人敦行孝
弟而不知以心感人心使人以其心爲心猶知爲之三十六
而不知攝之以一轂也未見其能親者也嗟乎一心不一心
惟親疎係焉門祚之盛衰恒必由之周之與也以三千臣

商之亡也以億萬臣億萬心家國一道也烏有門祚之盛衰不
懸于心之一不一乎而不一心可乎雖然主將之於三軍也三
令而五申之而不一者有賞焉有罰焉賞之罰之而不一者有
刑戮焉此其所以無不一也一家之中父子爾夫婦爾兄弟爾
長幼爾夫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長幼也所謂骨肉也骨肉主
恩者也責善也猶恐其賊恩而不可也繩之以政令賞罰刑戮
如之何其可也然則將何以一其不一而致其一也傳不云乎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上允下坤其
卦曰萃上巽下坎其卦曰渙而其象皆曰王假有廟廟莫大乎
祭祭莫大乎誠故精氣之既散者可得而格也是故聖人以聚
天下之衆以極天下之渙夫聖人之聚衆而極渙也夫猶有在
乎誠而况一家乎而况骨肉乎故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君子

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則非誠而何逢原必此之燭矣不然其名
堂也不直曰同心頌曰一心何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居斯堂者
果能致謹於言行積誠意以相感動則一家猶一人豈特三軍
比乎將見恩以相愛文以相接雍睦之風弥久彌盛鄉無間言
朝有淫復黃氏且與鄭氏並立于一邑之鄙十餘里之間而浦
江爲禮義之俗矣不其盛哉不其休哉於戲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同愛堂記

凡人之生必有與也朝夕與居者國則君臣焉鄉則長幼焉學
則師友焉而家則父子兄弟夫婦焉自有生以來未之能易也
而家爲最親一家之衆所謂骨肉戚疏之殺雖則不齊非愛不
能其致一也愛根乎仁仁根乎心夫仁心人皆有之故夫愛人皆可
以能焉非有矯於外也大道之行天下皆同胞也而無不愛况

於最親者乎推固有之心篤親親之仁達之父子兄弟夫婦之
間相接也以粲然之文相撫也以歡然之恩此之謂同愛夫惟
同愛然後不蔽於有我之私不蔽於有我之私室廬而異九田
園而異籍貨賄而異載什器而異用服御食飲而異施安逸勞
苦而異情未之有也此非家之當務乎而能者鮮矣余遊平陽
前蒙陰主簿林敬伯爲余誦其鄉人章氏之美其言曰章氏浦
城人自宋崇寧間康州刺史及十一世孫伯歸以文林郎主平
陽簿因家于縣之白沙詩禮繼承衣冠奕葉世載厥美蔚爲望
宗有字子誠者主簿君之十世孫今徙居縣西白石屏山之下
讀書有文樂道尚誼鄉邑推之年垂六十不歆以家政自嬰取
其資業分給諸子其子曰坦曰昂曰賓曰叅四人者相率白父
母曰以骨肉而爲秦越不同居不共爨有無不相通休戚不相

閔是不有兄弟也不有兄弟是不有父母也何忍父母曰若等
能如是豈非吾願欲哉於是四人者退而各致勉焉今五載矣
孝友之風藹如也鎮撫譚君聞而嘉之名其堂曰同愛為之記
俾知所勗唯下執事是望噫世降俗偷民不見德一鄉而不為
秦越者無幾焉一聚而不為秦越者無幾焉甚則一室猶秦越
也余所見率家人之衆焉為孝友之行積十餘世而不失親親
之仁者不過發之滄江鄭氏未嘗不歎其能為人之所難也今
章氏之是舉孝友開迹之始也孰使之余固知其骨肉之間
有油然而不能已者庸非好德之良心乎亦可謂難能矣雖然
國以法而理家以禮而立隆於恩者尤當講於禮鄭氏不過以
禮維持蓋爾又若古之九江陳氏金溪陸氏何莫不然坦兄弟
則而行之本之必其勤之以誠而持之以志則若子若孫若從

子孫亦猶今日之行也豈患不逮夫人哉異日平陽有曰章氏
孝友之門余與敬伯猶及見之敬伯幸致斯言因以為同愛堂記

友恭堂記

治莫備於成周其馭民也均其食則有井田焉聯其居則有比
閭族黨焉糾其行則有鄉大夫州長焉統其屬則有宗法焉而
勸其善懲其惡又有旌別之典焉民生其時禮讓興行風俗純
美父子兄弟相與慈孝友弟于其家而親親之仁洽于九族急
相矜也喜相慶也死葬相恤也患難相拯也達之天下無間也
亦其劬當然蓋無足以異也後世為治者惟徵歛獄訟期會是
務而馭民之道蔑如無井田以均其食也無比閭族黨以聯其
居也無鄉大夫州長以糾其行也無宗法以統其屬也至於勸
懲之際亦乖其方而不足以使人戒勉也民之不得由乎先王

治教之盛亦已甚矣然其間焉於恩義厚於倫理如唐張公藝
宋李自倫王丕之流史不絕書是乃出於天性者可不謂之難
能矣乎而今周君思中自吉至又為余述鄉人之美求記其所
謂交恭之堂曰蕭氏世家于吉聚族而同釜爨以居且五世矣
濟厥美者今三人焉伯曰與賢仲曰與權曰與恭雖遭值變故
家日以削而孝友之風彌久益著雍容一堂之上周旋矩矱之
中怡怡如也諸子材皆克肖善守家法朝夕與諸孫力田服賈
恭子弟之職而與賢教之以禮即冠昏喪祭行之內外數百指
莫不唯唯致謹曰諸父之教也邦之大夫士嘉之因名其堂曰
交恭云徵諸思中之言則蕭氏與發之浦江鄭氏其世之久近
不齊其以布衣男子行脩於已教行於家能為古人之所難如
出一軌是皆不待文王而興生乎千載之下不失為三代之民

者也歐陽子嘗言後世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豈
弗信矣乎余於蕭氏雖不獲望其閭嘗其堂見其長者而與其
小者遊如鄭氏也獨念夫三代之失大道之行自孔子不得見
之矧今去孔子又千五六百年矣其在江之東吉在江之西乃
有若鄭氏蕭氏者並以孝友著稱豈不由此屋而立乎願予何
人獲覩其事而問其所以為之喜於是西望歌曰德輔如
毛民鮮克舉之我儀蒞之維仲山甫克舉之以為與賢伯仲之
頌又歌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為與賢
來裔之規又歌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戚戚兄弟莫遠具述且
以示風厲於夫人歌已遂書以為記

壽豐堂記

去年冬金華趙叔友至京師中書右丞相汪公自奉使浙東時

即識叔友軍中聞叔友至數延之見叔友因言頻歲以來小人
獲安於田里樂生以興事而以餘力買地于郡之南十里舉先
世二十喪序葬焉復卜居于墓道之北二里聚群從兄弟向室
廬以處焉合釜爨以食焉此皆 聖君賢相之賜也丞相聞而
嘉之為篆二大字表其堂曰壽豈俾持歸揭之叔友遂以記見
屬時予在史局諾而未暇也今余謁告歸省叔友復以為請乃
為之言曰人之於兄弟望之以壽考者同欲也恩之以豈樂者
常道也常道存乎人者也同欲係乎天者也在人者盡焉而後
在天者從之也歡欣洽愛苟有所不足則乖戾矣則不相能矣
則胥殘胥虐矣所願欲其可異乎長者文而幼者悅焉幼者恭
而長者悅焉則常道之盡也友恭之至薰於天和天且助之福
慶鍾焉未有不克享多壽者也使夫人兄弟皆然三代之民無

以過矣斯固為 國者所厚望於天下者也望天下以三代之
必率天下以三代之道賢其賢善其善三代之道然也賢之所
以訓不賢也善之所以勸不善也善為 國者不下堂而能敷
舞四海操是術也為兄弟若叔友者宜丞相之所褒嘉也而丞
相之表叔友之堂也豈徒一家一鄉之觀美哉書曰表厥宅里
樹之風聲此之謂也金華之人見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
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為表其堂吾何為不勉哉浙江之人
聞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為表
其堂吾何為不勉哉天下之人傳道之亦將曰兄弟之天吾衆
人與趙氏一也而壽豈之名堂丞相獨加諸彼丞相非私趙氏而外吾
衆人也以能交恭與不能故也吾何可以不勉哉延頸舉踵是
慕是効則大道之行也將見之矣叔友尚懷永圖以慰丞相之望哉

懋敬堂記

平陽范洵子美塋其先父母於青華山之原作祠堂于墓之側以爲歲時汛掃饋奠之所 國子助教劉子憲名之曰懋敬而吳編脩從善爲記之他日子美質於余曰誌禮者不曰致愛則存致慈則著乎不又曰著存不忘于心夫安得不敬乎是懋與敬其豈無辨乎而吳編脩願以謂懋即敬也信如其云則記禮者語何復乎而劉助教命名之意果何居乎小子不能無惑焉願先生以一言開之余愛子美之篤於親雖欲默焉得而默夫禮有本而又有實本者何懋焉爾矣實者何敬焉爾矣威儀不足之謂懋主一無適之謂敬敬同乎誠存於內者也無近乎實見於外者也禮以懋爲本而以敬爲實是故君子之祭有餘不若懋有餘也物有餘不若敬有餘也而此墟墓之間祠堂之

中乎墓焉而親之躰魄截焉祠焉而親之神魄依焉是故墟墓之間至哀也祠堂之中至敬也至哀無文至敬無飾此君子之祭不貴乎繁文而貴乎懋也不貴乎備物而貴乎敬也懋故本立敬故實盡立其本而盡其實故死可使生也亡可使存也君子非有術能生之也能存之也懋敬之至親之精爽潛乎而默感發見而昭明故既死而如見其生也既亡而嘗若其存也祭之大端舍是無所用吾力矣淵哉劉先生名堂之意乎是亦合內外之一道也不亦善於禮矣夫昔孔子嘗而奉薦也懋子貢猶疑焉矧今去周末又二千年世愈降而文愈勝則夫人昧懋之義而直以敬當之蓋無足恠者子美又奚惑焉祭於斯堂也尚務其本與實哉而之二者豈待祭而後務之又豈獨祭之所當務哉子美曰唯唯請書以爲記

備人者日予人百錢人可得而報之也備於人者日受人百錢
可得而報乎人也是故取百錢之直終一日之力而舉其當為
之事是謂能報使備於人者取人萬錢則終月不能報之矣取
人十萬錢則終歲不能報之矣取人百萬錢則終身不能報之
矣其故何哉備之者其施常有餘而備者其力常不足也親譬
則備人者也子譬則備於人者也夫備人者之於備於人者其
施多以萬計又多以十萬計多多以百萬計備於人者之於備
人者猶不能報之也况親之於子其施不啻以萬計亦不啻以
十萬計亦不啻以百萬計子之於親獨能報之乎是故肥甘輕
暖以奉口腴可謂養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先意承顏以適
志意可謂順乎親而報乎親則不可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使國

人稱願曰有子可謂顯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養之也順之
也顯之也舉不足稱其施也是以小雅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而唐人孟郊亦云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蓋子不能報親鞠
育之德猶人不能報天生成之恩也然仁人之於天雖無能報
焉盡為入之道而求無負乎天則未嘗不勉之孝子之於親雖
無能報焉盡為子之道而求無負乎親則未嘗不勉之人道盡
而於天無負焉乃所以報天也子道盡而於親無負焉乃所以
報親也又矣必若備於人者得百錢則効百錢之力而後曰報
哉南康彭君尚賢弱冠而先公捐館尚賴母夫人熊氏守節教
子底于成立今年夫人六十有八歲矣而尚賢擢以賢良為丞平
陽尚賢喜祿足以逮親而不敢謂能為親報也於是摘孟郊詩
語名其奉親之堂曰春暉而求余記余嘉尚賢得古仁人孝子

之用心故樂為推明其說以為記庶夫人之事親者知所從事云
寶貞堂記

南金大貝明珠拱璧以至犀象翠羽丹砂空青眾人寶之賢於
眾人者弗之寶也其為人也賢於眾則其所寶者必異於眾是
故重耳寶仁親子罕寶不貪楚國寶善魏文侯寶賢而懷寶則
匹夫也觀其所寶而其人之賢不賢可見矣此余於伯安未記
其奉母之堂而知其母之為賢母也伯安故吳長者之孫長者
有三子第二子仲周是為伯安之父元平陽州同知致仕天廷
之孫吳江州儒學教授子美女則其母也年十九歸仲周事舅
姑極愛敬稱其能孝遠近無間言喪舅未幾而仲周即世維時
姑年七十餘矣伯安十一歲其弟嘉才三歲老有所養幼底于
長大成立皆母守節自誓仰事俯育之盡其道也此其所以為

賢母與伯安作堂以奉母而名之曰寶貞昭母之志也於戲衆
人以為寶者甘豈非天下之寶哉然有之於人不足以為益無
之於人不足以為損乃若賢者之所寶全之則足以為人失之
則不足以為人足寶於眾人者曾何足謂之至寶寶於賢人者
重於天下之寶矣知之何而可不寶也亦惟賢天下之寶而不
寶其不可不寶者是以為眾人不寶天下之寶而寶其不可不
寶者是以為賢人婦女之所不可不寶者孰有重於貞節乎自
古賢淑若共姜之流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失之失是以人之
貴之也有甚於金玉珠貝焉尚使其不此之寶而奪其志則人
之視之將不若金玉珠貝之可寶矣是故寶此而不為賢者
未之有也不寶此而為賢淑者亦未之有也伯安之母賢於人
之母亦惟其所寶者異於人之母云爾寶其貞節無愧舜倫克

配古人而子不失為令子宗祧也土田也室廬也貨賄也無不
保有也於戲河其賢於人之母也豈不以聖人之後固自度越
尋常與風俗之不振也甚矣安得若吳氏之母哉余能不為之
一言雖然貞之為言正也從一而終此之謂婦之正男正位乎
外女正位乎內此之謂家之正然則堂之名豈徒以彰母之志
節閑家之道亦不外乎此矣

師萊堂記

范君元璉平陽之隱君子也有二子焉伯曰炳字士東仲曰昱
字士寅年皆踰冠矣朝父歿元璉之側依依猶孺子間相率來
請曰竊聞古之人有老萊子者楚人也年七十而親猶在養恐
恐然懼無以悅其心乃備其童子之服而習為童子之戲娛嬉
乎二親之左右庶幾有以解吾親垂老之頤而慰滿平生愛日

之情傳者述之當時稱焉至于今猶一日也小子與老萊子固
不侔而吾二親高年無恙則與其親無以異也凡事吾親若大
舜若曾子且猶當勉以老萊子之所以事親者事吾親敢有不
勉乎以故名吾奉親之堂曰師萊願賜一言以為記余喜元璉
之有子而愛二子者知自力於孝也乃語之曰世之言孝者必
以老萊子為稱首然其孝行他無所見唯楚國先賢傳述之曰
着五色斑斕之衣爾曰取水上堂詐跌仆卧地為小兒啼爾曰
弄雞於親側爾夫着五色衣則孝為小兒啼則孝弄雞則孝孝
又何難焉三尺之童可以與能舉天下之人皆老萊子也孝又
何難焉子思論事親在事脩身而孟子亦以誠身為說親之本
古之為人子者未有不能脩身而能事親者也亦未有身不誠
而親說焉者也不虧體不辱親所以脩身也善之克明行之以

道體不虧而親不辱則身誠矣身誠則親說矣夫孝孰有大於此者乎曾謂老萊子而不務此乎傳者顧獨區區於斯三者抑末矣余意夫傳者非以老萊子孝若是而已也特以見其於此可以致親之歡欣者無不用其情既立乎其大者末之若童子之服亦脩之童子之戲亦爲之且情之不能自己而人莫之加損焉此所以爲難能也謂之孝奉二親夫豈偶然哉今生伯仲以盛年事高年之親而知師之可謂能自得師矣抑不知生惟於斯三者是師乎亦將師其無所不用其情乎如使師其無所不用其情則信乎善師老萊子矣親其有不說乎孰不以爲老萊子者稱生也二子者尚勉之勉之乎余於元理交也是以云

瞻雲軒記

武君士弘嗣職之冬 朝廷用兵雲南其尊人武毅公起自休

致其請大將偕性君方守疆圉于平陽雖欲侍行不可得也念定省之暇日夜不寧于懷望飛雲而徘徊瞻瞻不能自己於是名其燕處之室曰瞻雲而求記於余夫雲之往來聚散於天地之間也變化不測舒卷無常克塞乎上下周遍乎四方有目者咸覩覩而思其親昔於狄梁公見之今於君見之人固有異世而同情若此者乎狄公從仕而思其母獨處家庭君守職而思其父行役于邊徼人固有異世而同情若此者乎武毅公嘗上休致之請矣及雲南之命下即日上道初不以老爲辭其爲忠也何以加諸君雖不獲脩爲子之職於萬里之外不敢以將父之情言於九重之上而孺慕之心一飯不忘其爲孝也何以加諸志孝固臣子所當盡者也世之克盡焉者幾何人而見於武氏一門父子之間此余因斯軒而知之也西南諸蕃遠而

陰者惟雲南自古以來桀驁負固以爲中國莫之能制豈果不足
足以制之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大軍入其境其臣妾
箠望風迎後惟恐不先不頓刃折鐵而方萬里靡然聲教之
中此非人力蓋天威也班師振旅不在朝則在夕武毅公獻捷
于京師歸休于私第遂佚老之願於桑榆之景夫何遠人有言
出則特閱習奮武備以脩扞城之職入則奉晨昏候顏色以給
愛日之誠於斯時也雲在是而親亦在是固不必瞻夫雲矣
何如慰幸哉忠與孝也不惟見於一門而於君一身見之矣
自洪武乙卯以勲子入侍 東宮侍衛 乘輿辛酉夏始被
旨還平陽襲職其冬括寇溢出平陽西鄙君領軍由梅溪入終
溪以破吳山寨轉而南攻麻洋焦坑直擣福寧之岑嶺皆以孤
軍深入所向克捷遂會大軍於萬松林凡拔寨二十斬獲無算

有楮幣之賜 國家可謂有臣矣武毅公可謂有子矣備述
之以爲記

春暉亭記

人之於我推食解衣免我於飢寒者也患難而扶持脫我於死
地者也其施則有間矣而我之德之則有間矣然免我於飢寒
者德之則知報之脫我於死地者德之而不知報之非不知報
也欲報之而不知所以報也是故可得而報者其恩小不可得
而報者其恩大於此見恩愈大則報愈不易矣親之於我其恩
豈直脫我於死地者比哉寧尚得而報之乎雖欲報之將何以
爲之報乎縱報之亦豈足以稱其施哉昔孟東野有見於此發
於聲嗟氣嘆之間曰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猶小雅詩人所
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於戲恩之同乎天而無事於報是惟親

之於子德之同乎天而不知所報是惟子之於親人於天也固無得而報焉可不盡爲人之道求無負於天之所以恩我之意乎子於親也固無得而報焉可不盡爲子之道求無負於親之所以恩我之意乎盡爲人之道所以事天也盡爲子之道所以事親也故曰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夫孝子之道莫大於此又何以報爲哉苟此之不務雖窮極富貴以養其親烏在其爲報也平陽謝氏兄弟二人伯曰希元仲曰復元其父捐館之日皆藐諸孤也母夫人徐氏守節自誓力於紡績事其舅姑葬其夫教字其子未幾復元伯仲皆卓卓能樹立其後希元爲宣慰使司從事以沒復元曰豈以兄之亡而戚吾母哉凡可以順適夫人者日致勉焉其後荐經兵燹家用焚蕩復元曰豈以家之燬而戚吾母哉凡可以順適夫人者益致勉焉夫人以復元

之能順適其意之雖憂念心備更而無不豫者今年八十餘矣鶴髮而童頰聰明而康健愉愉如也蓋復元自兵後即奉夫人隱居西山之下先墓之側總戎者以復元賢且能以其名聞于朝擢平陽奕元帥府照磨復元不得已視事然未嘗不以親者爲辭而夫人亦曰貧賤常事也苟一時富貴其如後憂何不久乞辭而歸退然以養親教子爲務夫人喜曰汝幼孤而能自勵若是汝父有子矣我異日見汝父地下可藉口矣其爲壽歲迹父之墓使我見之於願足矣復元奉命惟謹且舉兄之喪柩焉每風日清美夫人輒携婦孫登臨而眺望欣欣然有喜色復元乃帶亭以爲遊息之所名之曰春暉而求文爲記余曰書此使揭諸楣間即是言推之則於其名亭之意庶幾得之欲報其親不知所以報而僥倖富貴以娛親者其亦知所勉矣

懷遠亭記

昔者聖人之於魯也欲舍之而去情且不能忘使去之寢久而能忘其情乎是以在陳而有歸歎歸歎之歎焉奈何後世之士去故土而處他邦久而安安而樂樂而遂忘之而不復懷也夫故土之志豈人之情哉其有以移之矣凡禁之足以移人而使入忘其土思者莫甚於富貴然則得志功名之會馳騁富貴之途其去故土雖久且遠而其情未嘗忘焉者豈非忘厚之至哉而淮敦仁篤行之君子為然余謁告歸自翰林獲交譚君濟翁間從楮紳先生登其懷遠亭聞其言曰吾家長沙之湘潭壬辰之亂思試所學共濟艱難於是委身戒行歷湖之南北江之東西以至於兩浙入皇朝從諸大將四方征討朝廷錄其功授管軍鎮撫俸成金華金華距吾鄉五千餘里吾去家二十

餘年墳墓之存亡宗族之休戚皆無自聞知能無志於歸省歟畏此簡書莫之直遂爰作斯亭退食之暇端居疑想恍若足踐吾里身抵吾家山川市井巷陌之接吾目風謠俗說俚談之接吾耳庶幾用以自慰云於戲故土之恩富貴之樂有所不能移雖泣家雙溪之上長山之下而心未嘗不往來衡岳洞庭之間抑何忠厚之至也若君有敦仁篤行君子哉雖然故土之不忘而忘其本乎君讀書明於太義然則處斯亭也豈但與懷先基與扶人而已乎其必仰懷乃祖端明公學行之正文章之懿事業之盛名節之著而思繼厥美矣斯所以為懷遠也歟不然金華去湘潭道路非不遠也君去家歲月非不遠也然三十年為二世君之越鄉五千里不過二十年夫何遠之有由端明公至君七世矣七世為年計二百有餘去之二伯餘年而懷之愈

久而愈不忘斯所以為懷遠也歟

商山舊隱記

漢高帝以爵祿駕馭豪傑天下孰不奔奏四皓獨抗高尚之志雖嘗一至漢庭高帝終不得而臣之此其人何可及哉自韓彭諸公視之窮達則有間矣然彼不免於誅夷而四皓固盡其道而死果孰得失也先民有言晞顏之人是亦顏之徒也然則臨四皓之人可不謂四皓之徒與余於揚君子瑜是以有取焉子瑜溫之平陽人周儻而尚誼讀書而能詩方閔陝平定之日選士之曉暢文法吏事者為其各郡縣吏由是子瑜有商州之役而商山四皓之墓在焉子瑜過其墓下低徊頽瞻喟然嘆曰嗟乎四皓脫去功名富貴之累自足山墟林莽之間今吾乃苟并斗之祿而離鄉井棄骨肉於四五千里外獨不為四皓之所鄙

嗟乎且吾平陽多佳山水其勝槩不在商山下吾能無志於歸哉投牒乞歸守長以子瑜明敏練歷倚之集事不聽子瑜則曰吾欲歸不得而吏于此非所謂吏隱者耶曰自號商山吏隱既而九親老者例許歸養子瑜即曰治裝南歸葺屋鳳山之下奉母以居其言曰吾嘗吏隱商山矣非商山舊隱者而何於是扁其居曰商山舊隱居半歲而母以壽終子瑜日夜哀慕以至成疾又二年年五十九竟卒其子鼎元璧泰元發喜親之歸而傷其遽沒也行其庭仰其扁思其親悲不自勝以為吾兄弟弟獲於斯致養矣豈不能於斯追養乎雖然將何藉以解吾親之願於冥冥中也相率來求文為記余觀國家興王之初庶事繁夥非刀筆簿書則無以紀載施行而吏由此見重固不遑以他途取士公卿大夫胥此焉出同時與子瑜被選者覲幸速化奠

緣柄用固亦多矣不量力而任逾於器不旋踵而觸罪罟以墮其軀者其豈少哉子瑜之材豈不足以翔鷲而無慕乎外出未幾而輒辭歸得以天年終于牖下則子瑜之於四皓雖非其倫吾能勿以為四皓之徒與子瑜有知當亦謂余為知己也元璧兄弟於其親既沒之後克謹其承久且不忘而拳拳焉以記為請可謂不死其親矣何其孝之至哉余故不辭而為之記且授以鳳山之章俾時節歌以侑祭其辭曰幽幽兮鳳山克配兮商顏谷窈窕兮澗潄浚禽鳥兮間關樹木兮檀欒有菊兮有蘭可佩兮可食亦有桂枝兮可以板援神來歸兮雲承轅鶴先路兮續其踰躡斟清兮擊鮮以灌以薦兮敢有不虔願終歲兮於焉盤桓福我壽我兮曾與玄

厚德庵記

平陽縣北之五里有山曰鳴山考其地脈則由焦下山折而南行莫為金山又莫為步廊山而茲山則支于金山蛇蟠盤薄既翕復張首尾起伏勢若後視坐據要會九鳳東山陽與峙其前在山沙岡黃巖仙壇石刺上灣諸峰拱揖其左右前則帶以長河三氣之所會清淑之所鍾也武略將軍馬侯鎮平陽之九年購以營宅兆葬其外姑周夫人遂窆菴山之麓興役於洪武壬戌二月癸巳而以其冬十二月己亥落成前為廳事廳事後為中庭中庭後為祠堂中庭東西各為軒東曰朝陽西曰致爽東西之外各為步廊以為庖為滷為園為塚者之舍為間凡十有七余各遊平陽馬侯以告曰外姑生於我乎養故死於我乎嗟吾妻嘗請於吾曰先父母歿無後妾哀不自勝禮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先父母歲時奉嘗將跋焉此重妾之

哀思者辛先母葬烏山即是建菴為祠庶先父母精爽有所托
妾之哀思可少紓似亦可為長久計哉若夫成妾之志則在鄉
矣吾念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為初斯菴且買田若
一畝為永業以具儀牲體齊菜盛食居守者亦既作神主安奉
如式矣敢請命名而賜一言為記俾吾子孫無替吾妻之志云
余乃名之曰厚德菴而復于侯曰父族母族妻族之於我也服
之隆殺緣情之感疏有不容不然者矣然富用吾之情則一焉
爾也大凡妻之族猶不可不用情豈有無主後而可不加之意
乎今侯以義起禮斯巷依建固用心之厚而亦何莫非所當為
哉雖然世降俗偷人子於其父母終而忽焉遂而忘焉且猶不
免毒之父母不言可知矣侯於其所疏者致極如此德之厚
也又何加焉聞者孰不感慕而興起况於子若孫乎

厚本亭記

子之本乎親也猶草之本乎蔕木之本乎根也草木植物也猶
能庇其本人子於其親苟不厚報焉可謂知務乎生而事之死
而送之則所以報本也養之謂事生祭之謂送死養不可不厚
也葬可以不厚乎至於葬則無所為孝矣生而養之或失於薄
猶可得而用吾力也死而葬之或失於薄將復何所用吾力哉
是故易於喪葬皆取諸大過與其失之薄無寧過于厚也過厚
云者豈曰若後世之厚葬云乎亦曰周于身者必誠必信不使
有悔云爾周于棺者必誠必信不使有悔云爾何莫非我之所
當為故曰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若徐君宗起葬其親
可謂盡心也已矣豈不以知本哉初君之先府君過縣之梅源
見其土厚泉深岩壑鬱紆風氣綿密而知為吉壤曰異日當歸

藏於斯甲午春山寇犯縣君奉府君避地山桂里而夏四月丙申府君卒其冬十月癸亥卜壺嶺與焉葬之日大風雨而事情不獲申越四年十月辛未母夫人陳氏繼卒而祔以卒之後十四日君又寢疾不獲與寔居嘗慊然語兄若弟曰先父母雖葬然不得地於梅源以葬猶不葬也朝夕相與圖之洪武乙卯購得善地梅源之織塲原遂以是歲十月庚戌自壺嶺遷而葬焉並墓備亭四楹歲時節拜掃饋奠其間而以享本名之至是屬伯衡為之記伯衡惟君以其親所葬地非親之志慊然而不寧必改葬而後已則君之享於親何以加諸是亭之名蓋有由矣然而又欲托文字以昭後人蓋不獨以享吾之所出自盡諸已而已亦將使來者知吾親固吾之所出而吾子吾孫曾又豈不出自吾親世有戚疏服有隆殺其本之一也本之所在視之宜

不之何則上丘壟而撫松楸寧能已其孝敬之情乎死矣而事之如生亡矣而事之如存烏可不同於我也於乎徐氏之子孫登斯亭而讀余文尚慎思賢父兄厚望之意而無自處其薄哉君平陽人典教鄉郡凡十年召至闕下將官之而君辭疾堅甚今得旨歸老于家以學行望于士林云

特思堂記

溫之平陽東南三十五里地曰郭岩為其鄉之望者曰郭氏郭氏系出唐中書令汾陽王王之七世孫太初府君廣明間避地來平陽即錢浦以居其子景教復自錢浦遷居郭岩至景高十六世矣爰以至正壬寅十月望日即正寢東室敬為祠堂妥其先世之靈始太初府君肇家于平陽由府君昭本始也非偕也次高祖次曾祖次祖次禰又其次所生父尊自出也非襲也規

制中度盡物完具歲時歲事饋奠惟謹備曰時思而來請記古
者大夫士之家祭于廟庶人無廟祭于寢三代而下朝制既廢
而祠堂則始自漢室不過即墓所爲之變禮也宋儒去墓而建
于家則變而協諸義矣崇禮之士欲致崇極於其先可不爲之
然祠堂奉先之所也而所以奉先則有其道道者何思而已矣
在禮有之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嗜夫惟能致
其思也是以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必有
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然則子孫
精誠之孚不孚祖禰明靈之格不格其不係於思與不思哉則
思之所係不既重乎有祠以奉先矣而不能致其思焉則雖陳
其饗爵簠簋豆潔其酒醴脯醢粢盛以薦以享夫何時饗之
有觀景高之名堂可謂知所以奉先者矣非淫於禮則何以與

於斯於殿祠堂之設祭禮以時孝子仁人用以厚其先者也人
何憚而不爲之乎人不能爲而景高爲之不患祀事之不舉而
惟患思之不至揭名楮間用以自勗又欲求文以告來者何其
篤於孝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人且則之况孫曾乎勿替
引之善繼善述何患其不至哉余弗辭而爲之記非惟以彰景
高之賢孝富而好禮者尚知所興起景高名奕魁岸而有才婦
翁鄭朝美官于閩嘗引以自佐用平寇功擢福州古田縣尉陞
瑞安州同知云

慈壽堂記

李氏慈壽堂曷爲而作奉母也作堂以奉母而名之曰慈壽者
何慈所以昭母之厚恩也壽所以表子之至願也感之也深故
望之也至則何以感乎母之於子也顧腹乳哺提挈扶持推燥

就濕躬寔任之方其未有知未能言也飢也渴也寒也燠也苛
養也疾痛也惟恐失之懇懇焉憫憫焉求而得之是心也無間
於子之幼小長大也其爲慈也莫甚焉是故慈以無子父猶母
也母猶父也聖賢獨以予母而曰慈母慈母以天下之篤於慈
未有若母也者故夫子不較不東母慈之也無留無害母慈之
也求必得欲必從母慈之也烏得而不感之歟然則望焉何居
母之壽加一月子有母慈亦加一月母之壽加一時子有母慈
亦加一時母之壽加一歲子有母慈亦加一歲母之壽加一紀
子有母慈亦加一紀則望其至于耄至于期頤而旦旦焉慈乎
我也宜何如而祝之願之也烏乎能自己耶雖然所以祝願其
親者非獨望其我慈而已也烏在非獨望其慈焉而已也百年
之謂上壽八十之謂中壽六十之謂下壽借使母年登于百至

於我此養之日已過其年之半百矣况脩短之不齊而其未來
者不可逆知也思慈恩之罔極莫之能報也而又不可以弗之
報也惟願其享有多壽庶獲申烏馬之情焉致愛敬之誠焉是
則不獨望其慈我之謂也慈也者爲母之常道也壽也者爲子
之常情也而以之名堂何也示慶幸也喜且懼也何慶幸乎愛
其親而欲其壽者人子之至願也使親得其壽以副子之願欲
者天也知得諸天者爲不易幸而得之雖欲不慶幸烏得而不
慶幸又焉用喜且懼哉親之壽懸于天子之心恒不敢必得今
也天幸壽吾親出子期望之外可喜也已然大期之日至雖欲
致頌史之養而不可得則年之高也亦可懼也夫惟知懼然後
知不足知不足然後知愛日知愛日然後知脩子職此四者李
氏所以名堂者也李氏孰謂鎬其名叔荆其字撫之崇仁人叔

荆繼母陳夫人今年八十有四矣而叔荆以文學蒙眷注官翰林教國子欲迎養不可也欲歸養不獲也願其妻能率其子承事其母甘旨之奉朝夕無違凡足以娛悅之者無不用其情而其母亦樂有婦有娣也優游燕安無不歡適常常寄言叔荆曰我老矣而聰明康健若無恙念我也惟若蒙國恩寵備位館閣如克盡瘁以報以稱雖不在吾側而吾焉有不樂者哉叔荆奉命惟謹不敢乞歸左右就養仰之婦子堂於是乎作而求伯衡記之伯衡與叔荆同己巳歲生人叔荆有母而祿逮養伯衡則欲孝而無誰為孝矣故於叔荆之事企焉慕焉歆焉羨焉追恨焉愧焉嗟夫處斯堂者誰不有親也志叔荆之志感而願望焉幸而喜懼焉愛日而及時脩其職焉則又何至若伯衡之追恨而愧慨也哉是為記

蘇平仲文集卷之八

記

川上書堂記

章貢黎諒於正重刊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濠之涘不踰闔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間以臨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堂而求余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川上所為歎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余於道猶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余安能言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足徵者矣一日有旦有中有晷有夜而水之流也自旦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

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諸日月西者沒而東者生
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剝而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區
者申於是觀諸鳥獸孳者革而迭者趨亦猶水之前者逝而後
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
機不自運也則何以然乎詎不聞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
之所以為天也天命不已故命于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微
之為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
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氣宰乎形理宰乎
氣是故天地以氣為橐籥焉以理為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為橐
籥為樞紐者亦惟氣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
之出入無不同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
人也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夫惟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子不睹亦戒不聞亦
慎發乎已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誠
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
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曾水之不如矣嗟
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于聖賢之道余未
之能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輒相與言之倘有取
於是則請以為川上書堂記

平村山書舍記

延平徐子潛嘗作書舍于順昌縣之平村山實以家藏經史子
氏之書釋來則却坐而讀之以求聖賢之學此由進士為主簿
發之義為請追為記余以謂自孔子沒歷秦漢魏晉以至于宋
千五百年間學士大夫脩儒術者至多讀聖人之書者亦衆求

其學之醇而無疵者實少能明六經於一時則有之矣而終莫能使之煥然於天下千萬世猶一日也復六經於無失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所以載道立教之言卓若日月之明而心術以之開濟人極以之扶持世道以之斡旋而到于今賴焉者實自夫周程張邵五夫子之繼作也嗟乎之五夫子者曷嘗親見聖人亦不過脩其術讀其書而已其所以能爾者豈不由其為己之為務哉人之生也皆有血氣之性有血氣之性故皆有利欲之心有利欲之心故皆有功名之志而後世之學有訓詁有科舉有文章有典故有地理有兵刑名法有星數醫卜而又有老莊浮屠儒者之學惟聖人之道而已矣吾聖人之道一而百家異端不可勝數以一吾道而處其間與衆楚人中之齊人何異乎而况吾之道其功利甚大而其效則非若百家

異端然可取必於目前也苟徒知尚儒者之學而不能致真脩實踐之功何以收深造自得之妙於真積力久之餘吾見其義理之微不能勝利欲之習雖誦說聖人之言難乎免於陰用百家異端之術以干譽以射利以欺世以希寵榮以邀近効以塞其功名之志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則君子之於學其可不為已乎道南之學肇於龜山楊先生而豫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迭出而續承以授考亭朱先生尚論閩洛之統緒有所托軋淳之師友有所楛李先生之功蓋莫大焉今十數大儒之書家傳人誦之矣能因其言求其心以明聖人之道者幾何人哉夫亦為己之功有未至焉耳延平固李先生之闕里順昌延平屬縣子潛生其間濡染其流風不猶身親受教於先生之門與聞言論風指以淑艾之私乎矧子潛氣靡而質淳志確而習美蓋可

與有為者誠念夫世之忘本趨末而足以干譽欺世者非先生之學也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一洗古今出入口耳之陋則其為學也斯密矣而其於道也將一蹙而至矣而余何足以知之

劉氏新作水竹居記

廬陵劉氏家有堂曰水竹居自宋季稱之矣蓋水竹先生之所居扁之者丞相信國文公也先生諱崇權咸淳己巳進士第授某官時權臣擅政國事日非乃不上而歸隱于郡西青塘之上信國與先生友善其持江西憲節也就見先生青塘愛其居水竹之勝徘徊久之大書扁其楹然後去門人因以為先生別字好事者復繪為圖其子孫皆克世守之至正壬辰堂燬于寇扁與圖亦不能獨存有字彥中者先生之曾孫也謂堂之有無乃門祚升降之機棟宇不興則無以起後人之孝思遂以洪武四年

即故址重構焉於其父周君思中為請於余曰幸為記其興復之自繹張前人之節以垂訓於將來余惟信國忠義自靖雖死生之大弗顧也天地間何物足以動其心乎而謂愛夫區區水與竹乎得不以先生矯節雅量使人即之而愛慕者未易以形容夫淇澳之竹美衛武公者托焉萬頃之陂美黃叔度者托焉今雖莫知所以形容先生也托諸水竹尚亦比德之義也夫不然惟水惟竹無地無之苟非有托乎爾則又何愛乎爾余之生後先生百餘年余之居去先生千餘里何足以知先生即信國之愛慕先生與先生之能動信國則其人品宜何如哉君子之澤不可斬也堂如之何其可不復也宜乎彥中汲汲焉興作之為務也以余觀於彥中其除瓦礫而事構築也豈曰以為一家之美觀云乎亦曰我祖之覆壽我後人者固有出于斯堂之

外然堂乃我祖居處之舊精神嘗往來乎其間今舊觀云復凡
我後之人升其階行其庭入其奧尚相與思其乎生以想見其
人仰夫椽栴不啻若覲夫儀形競於學問興於德藝使詩禮積
承衣冠引翼則氣習之永存風猷之不泯書所謂無遏抑前人
休光者其殆庶幾乎於戲彥中如此可謂能世其家矣豈徒一
時興復之功有足稱道哉遂不辭而為之記

世美堂記

南昌李氏有世美之堂在郡城之脩仁坊其先曰端明殿學士
兵部尚書贈開府儀同三司豫章郡清惠公之所作也公諱大
性事寧宗嘉定四年辛未夏以賢謨閣直學士出守于吳寧宗
親書世美二字以寵其行公於是即鄉郡作堂以侈上賜焉蓋
李氏唐宗室世家四會居南昌者自清惠公之曾祖始曾祖諱積

中起家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以元祐黨人謫居南
昌因家焉殿中生衛尉丞良弼衛尉生戶部郎中知徐州安國
戶部子七人清惠公其長子也次大異賢謨閣學士封豫章郡
侯次大理知真州次大東江淮制置使建康留守兵部侍郎封
豫章郡公次大京知撫州次大成主管建昌仙都觀次大鎮朝
奉郎一時父子兄弟持節剖符為公為侯先後相望亦盛矣哉
視元凱之世濟其美殆無愧焉有臣如此為之君者何如其喜
形于宸翰以寵異之烏能已也而堂之作所以對揚天休光昭
世德矧可以已乎今國子正宗願清惠公七世孫也伯衡厚與
為僚因得觀其家乘考其顛末宗願謂堂未有記請追記之伯
衡之生去公遠矣烏足以知公而記公之堂哉然竊聞之故家
右族雖不復傳珪嚴組而氣習之僅存風聲之未泯猶不失為

能世其家固已難矣況於衣冠之蟬聯奕葉如李氏者匪直保其氣習續其風聲而已豈不允難乎哉此其所恃以庇覆必有出於堂之外矣夫堂猶非所恃又烏在記之有無也雖然當其時功名富貴與公等者為不少矣計其第宅之鉅麗陳特百倍於公之堂者其豈少邪今欲求其彷彿但是荒墟廢址荆棘生之而瓦礫無復存焉者矣自嘉定辛未至今洪武庚戌一百六十九年變故之存更而公之堂翼然其後人世居之居之者又有文學位望若宗順者焉於是可以觀德矣則堂不可無記也噫莫為於前雖美而不彰莫為於後雖盛而不傳李氏世子孫其無忘爾祖之庇覆哉

安遇堂記

錢塘姚志道作安遇堂于其居第之中介徐進善先生求余文

為記進善亟稱志道之材之美年且踰強仕矣而名不登於仕版迹不離乎州里然而未嘗戚戚以悲汲汲以求居嘗自誦曰使吾隱約以終邪吾何知焉使吾有時而達邪吾何知焉吾知惟吾所遇安之而已矣雖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仲尼獨與顏淵而羣弟子不與也然則惟遇之安固君子之當務而豈易能哉吾何敢自以為庶幾抑將盡吾心焉爾此志道之志也故榜其堂曰安遇云乃若俾一言以相之則繫子焉是望余嘗慨夫天下之士居則願華廈衣則願文繡食則願膏粱於是賤于貴貧慕富以逞其欲而富貴者又往往患失而臨事計議其美惡而就避之素其位而行者果如是乎哉於時乃有若志道者以志道今日之處貧與賤苟不戚戚於心不汲汲于外則他日之所處雖位之鄉相祿之萬鍾豈不類乎至順哉其度越人也遠

矣則余雖不識志道於進善之請烏得已於言乎昔者聞之當
爲而爲之者此之謂義莫之致而致之者此之謂命命存乎天義
在乎我故凡有生之所遇休咎也通塞也貴富也貧賤也莫非
命也我何所容心哉何所措其智力哉惟君子處之曰休咎而
休咎曰通塞而通塞曰貴富而貴富曰貧賤而貧賤而不冥欣
戚於其間則義所當爲也雖極天下之變不失吾素守也夫是
之謂安遇古之聖賢若大舜若伊尹若傅說若周公非安於遇
何以儼然漁于河濱耕于莘野築於傅岩而不以爲辱也魏魏
然君天下相天子居之若固有而不以爲榮也卒然遇風雷而
不知其爲變也紛然致流言而不知其爲禍也仲尼顏淵則不
遇以終已畏于匡絕糧于陳居于陋巷而其樂自如也其與有
天下而不與焉者夫豈異乎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

損焉安之至也彼何以若此安遇也哉道無往而不在無時而
不然聖賢之行無適而非道也故夫聖賢遇無不安者非安於
遇也安於道也道一而已時自異耳烏乎往而不安哉非固知
義命者其孰能之是故義命猶權度也天下之物亦衆矣以一
人之心當天下之物而輕重長短之情無或失之者有權度以
處之也君子而不知義命卒然與事變相遇而不失其素者幾
希又何以能無之焉而不安也此乃余所學者嘉志道之有志
故因進善之請而以告志道信其能安遇矣乎

節義堂記

處州衛知事魏君以節義名其堂使來請曰自吾有堂堂有斯
名亦已久矣然未有發其義爲吾記之者敢屬筆焉余聞魏君
家梁溪梁溪於毗陵爲勝地九龍之山天下第二泉在焉魏君

作堂其間不以觀游爲美而以節義自脩亦可以見其志矣乃
記之曰節義之立不立豈惟君子鄙夫所由判國家治亂安危
亦恒由之何以知其然也士之出于三代之際者養之有學校
淑之有教化莫不篤於道周於德有過人之節取予辭受出處
必以其義得失利害禍福不動其心殺之可也辱之可也飢之
可也寒之可也爵之以五等之國富之以萬鍾之祿臨之以三
軍之威使易其所守而胥爲不善不可也夫如是故可以共逸
樂而亦可與同患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其豈不由此也歟
厥後惟東漢諸君子無愧焉自元興以降宦寺專政挾天子威
權以薰灼海內紀綱於是大壞矣而當時君子其在位者則优
志羣小之間不少屈意以迎合附麗至於羅織釣黨之獄起而
其節操愈堅其在野者則聞風慕義慷慨奮激棄家族骨肉相

勉越死而不悔夫如是故終漢之世不此之徒懷慕奪者後
先相望皆忌憚而不敢直遂而漢之社稷危而不遂亡者寔賴
之也然則節義之所係豈細也哉近世學校不脩教化不行士
鮮不爲習俗所移故其邪心役於外物區區貴富何足爲重輕
而求之者隙名節稍禮義不顧性命而惟恐不得僥倖得之始
始以爲容譽譽言以爲悅汲汲保身固位以爲務平居莫肯直道
以事上緩急遂至背國而叛君若是者雖曰累千百何益於人
國家哉
聖天子知節義與國家相與有無創業之初庶
事未遑而獨於前朝伏節蹈義之臣或優以體貌或寵以褒贈
或列諸祭祀或錄其子孫以示風厲丕變爾來垂兩紀矣雖
朝廷清明四方無虞士大夫幸而享富貴之樂不踐患難之途
無由以奇節高義自見而豈可不力也哉忘其勢而取舍不悖

志人之勢而特立不懼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斯何莫非節義也豈必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而後爲節爲義哉故觀魏君之名堂非所謂有志者乎雖然人之所恃以幹旋萬變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芒忽而不爲歟大塞天地而不爲盈不以困抑摧挫而亡不以安富尊榮而存蓋有以爲氣之主也故隨其所遇而皆安投其鄉而如意衆人之於是氣也無物爲之主而反聽命焉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氣如暴雷迅雨之涌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須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未有處大事臨大節而不顛倒失措者由其爲氣所使而莫爲之主故也均之是氣也有所養者爲正氣無所養者爲虛氣惟氣之正者浩然剛大不變於物持虛氣以處夫紛紜之變其不變於物乎有志於名節者苟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

虛氣求有所樹立非余之所知也願與魏君勉焉

存古堂記

故集賢吳公家有存古之堂公薨後十有八年其諸孫惠鄉請伯衡追記之伯衡素服公之碩德懿望嘗獲拜其履焉喜惠鄉之克世其家而又幸附名於其堂乃不復以晚陋辭而爲之記曰三皇五帝之世之謂上古夏后殷周之世之謂中古秦漢魏晉隋唐五代宋之謂近古近古去今未遠也而中古則遠矣中古去今未甚遠也而上古則已遠矣軒轅氏之鼎陶唐氏之鬲有虞氏之敦允之戈垂之弓和之矢此上古物也而猶有存者况於中古乎夏后之璜殷人之爵武丁之自伯乙之鬲楚姬之寶盤仲楚義母之卮崇之磬離之釜此中古物也而猶有存者况於近古乎嗟夫今之世去上古中古如彼其遠也而往往尚

存其物者由人之貴之故寶之寶之故存之也抑非有執力與力而又有鉅貨雖欲存之亦烏乎能存夫必勢必力而又必鉅貨而後能存存之雖多而何益之有然世之溺焉而惟恐其不存者恆多天下有物生天地之先為人物之祖其古也無以尚之其於人也不可一息缺其存之也不待勢不假力不待貨然而世之存焉而惟恐其失之者未嘗多也何哉吾之所謂物者道焉耳矣此天所與我者孟子所謂存於人心而皇王之所由者也言之聖人賢人不存此而聖而賢者未之有也古之愚人不肖人存此而愚而不肖者亦未之有也今之人豈不希古之聖賢顧獨用其心與力於古物間感亦甚矣夫存其恃勢與力待貴者而不存其不恃勢不假力不待貨者不過一好事之彘耳將以稱於天下曰賢者則不可也夫所貴乎賢者以其能存皇王

之道也存皇王之道則今之人是亦古之人而已矣是則道者豈非至古而至可貴可寶者歟何可以不存之也人惟知離釜崇磬楚盤殷爵夏璜和矢垂弓允文虞敦之為古也則存之而不知莫古於皇王之道也故莫之存也苟知皇王之道有古於虞敦允文垂弓和矢夏璜殷爵楚盤崇磬離釜則知世間古物非古而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矣惟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然後皇王之道存於天下是故道之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無一焉不失為古之士道之不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累千百焉不免為今之人此君子之所存在此而不在彼也惟集賢公起儒生際盛時由工都學正八遷而為集賢大學士自將仕郎六轉而為祭祿大夫始終一節為時名臣其平生事業固非伯衡所能知乃若以片言悟時宰使之灼知大義滅親為當務而

力佐人主竄權奸存君臣之義安危疑之勢可不謂之賢乎微道之素存則亦何能爾哉公既以之發身又將以貽厥後是以有此堂也豈世俗惟古物以為存以誇示於衆者可得而比乎凡公之子姓誠克守以為訓而存其所存則生乎今之世何患古人之弗若而居斯堂也尚亦無愧哉

師古齋記

耕稼未有不師神農后稷者也古之善耕稼者神農后稷而已矣不師之不足為良農貨殖未有不師白圭猗頓陶朱者也古之善貨殖者白圭猗頓陶朱而已矣不師之不足為良賈為弓莫不師揮為鍾莫不師倕為車莫不師公孫氏為宮室莫不師公輸子揮也倕也公孫氏也公輸子也古人之善為弓為鍾為車為宮室者也師之而后足為良工於藏農賈百工然矣孰謂

士之於字書也擇古之善者而師焉而不及古之人乎周有史籀秦有程邈李斯漢魏有蔡邕張芝皇象鍾繇之屬晉有索靖衛瓘卞壺張華謝萬王逸少父子之倫唐有褚遂良薛稷歐陽詢虞世南柳誠懸顏真卿韓擇木李陽冰之輩宋有蔡襄黃庭堅米黻張有吳傅朋之徒皆書之善者也吾之於籀於篆於隸於分於真於行草也師之數十人焉則吾之善篆隸分真行草是亦之數十人而已矣豈獨書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孟軻古之善為人者也為今之士而欲善為人夫安得而不以之為師乎是故文王去周公古矣而周公儀刑之堯舜文武去仲尼古矣而仲尼祖述憲章之仲尼去孟軻古矣而孟軻學之古之聖人賢人猶師乎古之聖人賢人而况今之士乎商書有云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今之為士者誠能奮然自勉曰天之所以

與我者豐於古而嗇於今也則古人非吾之所可及也今人猶
古人耳未嘗有豐嗇也古人為聖人賢人而今吾為眾人豈不
可耻乎夙興夜寐言焉而師其言行焉而師其行猶之工之師
揮師樞師公孫氏師公輸子賈之師白圭猗頓陶朱農之師神
農后稷則生乎今之世有不有乎古之聖賢者鮮矣於戲非有
志之士孰能與於此哉同郡宋君仲珩嘗治一室以居六經群
聖人之書而仲珩尤工字書凡周秦漢魏以來下逮唐宋諸賢
之法書銘刻莫不皆藏焉事親有餘力則誦而習之於是備其
室曰師古而求余記之夫仲珩之嚴君太史先生以高文夙德
為當世宗師仲珩家庭之間父子自為師友可謂得所依歸矣
而仲珩不自足也必曰我師古之人我師古之人不亦有志之
士在其克克是志也而力行古之道則追配古作者豈直字書

而已哉雖然宋襄之不鼓不成行不禽二毛房綰之車戰王安
石之用周禮皆自以為師古也而或亡或敗或至於厲民是故
士當師古而不可泥古仲珩尚慎旃哉斯言也敢請質諸大史
先生苟以為可則因以為記

景古齋記

平陽有好古之士曰吳元範氏凡一言一行皆師古之人而性
嗜篆隸真行諸書非古不為也於是名其居曰景古而徵記於
余余辱交元範欲其景慕夫遠者大者乃古之曰世人知景慕
乎古矣而可不景慕其所貴者乎夫神農氏之耒耜黃帝之衣
裳陶虞三代之圭璧鼎彝孔子之劍履顏子之簞瓢此天下至
古之物也而已不復存籍今存焉雖景慕而無補會稽之粟之遺
碣泰山鄒嶧之斷碑凡秦漢以上遺物故器鳥迹蟲書仙宮鬼

塚詭異幽怪難識可駭之字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間存者雖
可以悅目適意然景慕之於人無足輕重譬熊太公老聃楊朱
墨翟莊周列禦寇荀卿管晏申韓之屬所著之書太史公之史
記不韋淮南之訓覽以至魏晉以降幽人狷士憤世嫉俗作為
辨論多者數十百卷少者為言亦數萬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
其存於世者固足以考既往之得失稽道術之離合而所以輔
世植教迪民彝而成治功者不在爾也吾又何景慕焉吾之所
貴而景慕不暇者伏犧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堯舜禹湯文武之
書商周魯十二國之詩春秋禮經大法宏謨朱泗之所陳濂洛
關閩諸子之所申遠徵近取著之於心服之以身施之家則長
幼序而親疎穆措之國則教化行而風俗淳是則天下之至古
而可貴可景慕者孰有加於此乎然猶未也吾心之中有物混

離之為五常揚之為三綱明如日月而無所不照大如天地
而無所不通推之乎其前而無始推之乎其後而無終是為古
今之會事物之宗在昔聖人賢人未有不貴此者也吾景慕聖
賢而行之以道而持之以不息而全之以不失則聖賢吾可幾
而及之矣豈非善景慕者哉何必上探太始而希跡鴻濛也耶

堅白齋記

平陽王伯原業詩書而樂恬靜工文翰而慎交遊潔庵孔子升
先生之內姪世家王與邑著姓也嘗即居第之西闢齋以為藏
書之所負鳳岡揖龜嶼遠則看巒聯絡乎左右近則喬木參錯
乎後先問名於先生先生名之曰堅白齋未及為作記而先生
逝矣至是介先生仲子怡伯謁余而請焉嗟夫先生豈不欲伯
原以公孫龍之幻為戒而以仲丘之言自勉乎其望之也至矣

蓋天下之物方其未磨涅也堅白有餘者恒多及其既磨涅也
堅白不足者恒多今夫鏡也甕也石也非不確乎其堅磨之則
磷矣不以磨而磷者惟玉乎是故物無定堅定堅玉焉爾矣今
夫雪也羽也絲也非不嫩乎其白涅之則緇矣不以涅而緇者
惟玉乎是故物無定白定白玉焉爾矣莫堅於玉而亦莫白於
玉故天下無物可以言堅惟玉可以言堅無物可以言白惟玉
可以言白玉也者足於堅白者也鏡石以擊之不毀也於泥以
漬之不染也雖百磨百涅又豈憂磷與緇哉富貴貧賤禍福死
生所謂事也無常而使人喪其大節有甚於磨聲色臭味輕暖
狎馬所謂物也善感而使人失其本心有甚於涅然而君子惟
志志之不定而事之無常不患也惟患德之不純而物之善感
不患也古之君子當大任而不懼象大難而不怵變故交乎前

而不亂窮達更乎身而不易誘之以不貴之利而不詭隨劫之
以鈇鉞之威而不回屈無他焉志定而已矣目視衆色而不眩
耳聽聲音而不瑩口食肥甘而不爽身處佚樂而不溺馳騁田
獵而不荒從車百乘而不驕無他焉德純而已矣嗟夫志之定
也德之純也猶玉之堅也白也應乎事而事不能累交於物而
物不能引不猶玉之不磷不緇乎然則學者不持其志不經其
德可乎何以經德曰寡欲何以持志曰養氣氣養則志定矣
欲寡則德純矣德純而志定則至不足為吾堅亦不足為吾白
矣吾也接物而本心不失臨事而大節不喪焉性而不若之
君子哉先生名齋之意誰不以此伯原其亦知所勉夫書而歸
之所以記也

巽齋者前平陽州學教授孔君子亮藏脩之室也其扁
浙行省左丞番易周公伯溫之所書也子亮居兄弟中第五於
巽之火有合焉其室在東南隅於巽之位有合焉此齋之所以
名巽也而微全言其義以為記夫巽之義聖人作易既言之矣
六爻又言顯子亮名齋之意雖本乎先天之位次而巽之所以
為巽則猶有當推言者焉嘗聞齋也者謂天間居以養其心若
於此而齋戒也孔子不云乎聖人以此洗心而退藏於密然則必
斯問吾而以易養心豈非孔氏之家法乎大凡卦有象有辭有爻
有占而隨風則巽之象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則巽之象辭也君
子以申命行事則巽大象之傳也而觀象玩辭則居者之事也子
亮辭典教之職退而家食藏脩者息于斯其於有攸往見大人者豈必
主當而於申命行事者尤之心至矣動則觀其變靜則觀其象則

巽自遯來遯而為巽四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動之占所以悔
亡而有功者曰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順於五皆以正而相得
巽之善者也子亮神明之胄學術之優年高而德劭望尊而譽
隆豈果於遯世而不動者哉一旦國家旁求耆老脩漢家聘
申公故事束帛加璧賁于丘園安車蒲輪御以上道進居近列
衣被清光則所謂得位而近君順而以正相得者不在易而
在于亮矣而况莫吾用而未始不動莫吾舍而未始不隱而吾
固自有未始與之俱動俱隱者存焉夫如是則子亮之於巽也
斯密矣豈徒次與位之有合而已乎易之取義非一端是故巽
為有攸往見大人申命行事而又或為伏或為隱竊懼昧者疑
子亮之退處斯齋有類乎以潛伏隱藏為巽者是以為之記

人之常情於天下之物接於目而不以為異者日見之而一日不見焉猶不能忘情也况接於目而以為異者日見之而一日不見焉獨能忘情乎哉此陳君子仁松石齋之所以作也君合肥人隱居黃陂湖鳳臺山之間仰而見夫蒼然挺者直者標者若總干若蛟龍騰若幡幢列則松也俯而見夫嶄然銳者植者突者若置碁若虎豹蹲若玉壁植則石也心甚異之事親之暇讀書之間視若大賓狎若密友未嘗一日不接焉去年春朝廷聞其名召至闕下說書東宮權知平陽縣事君奉命而來宣德意布教條給賦稅平獄訟孜孜若不及退處便坐仰焉而松俯焉而石莫之見也懷思焉悵望焉以名其軒而求余記焉於戲君之異夫松石而情之不能忘若是其必有以取之也豈留意於物哉昔者聖人於松不曰後彫乎於石不曰不磷乎後

彫之謂貞不磷之謂堅凡物之貞堅固無若之二物者而其尤莫大焉故夫松以之製器以之作室故夫石以之攻玉以之補天使君不有取乎爾則何以異之而情不能忘若是耶異之故知之知之故取之取之故不忘之不忘之故比德之不暇也然則挺貞堅之節周當世之用將不在松石而在君矣此固縉紳士之所望亦君之所自任者故以之為記

靜學齋記

非學無以廣材非靜無以成學嘗聞之諸葛孔明已獨不知以靜而為學乎抑靜之時而後學乎如使必靜之時而後學也則通國之人終日無處深山窮谷者無幾也終日能杜門却掃者無幾也終日能不與事物酬酢者無幾也而人之生日用之間不能不有為亦人道之當然也朝有為則朝不得靜處日中有

爲則日中不得靜處暮有爲則暮不得靜處朝而不靜則朝不
暇學矣日中不靜則日中不暇學矣暮不靜則暮不暇學矣豈
惟自朝至暮無靜處之時自旬日而閱月而踰時而終歲寧復
有靜處之時然則將何時而暇學而學無乃遂廢乎尚何成學
之望乎以此知學須靜云者亦曰靜以爲爲學之地而其要則
不過心不妄動云爾無若奕者然方奕而一心以爲有鴻鵠將
至思投弓繳而射之則心不妄動矣心不妄動雖不處深山窮
谷不杜門却掃而與事物酬酢不害乎其靜也心妄動雖處深
山窮谷雖杜門却掃而不與事物酬酢不免乎其不靜也靜則
焉往不可與其學而學焉有不成者不靜則焉往可與其學而
學焉有成者是謂靜在內不在外以心不以境彭君仲輝平陽
之雒士也隱居田里絕意名利言動以禮自律朝夕爲志詩書

問則從搢紳先生考德問業嘗取孔明語痛其書室曰靜學齋
因張子玉氏求余以爲記故與之言於戲夫人處乎閭閻能專
心於學且猶成也而况仲輝閑居山林無事物之奪而專心以
學所成就豈不過人遠甚他日聞平陽有傑出乎其類者必仲輝也

幽齋記

深山邃谷草木叢茂樵蘇斷絕地之幽莫加焉綠陰清書萬籟
俱寂纖塵不驚景之幽莫加焉晏坐終日目耳無營心念凝然
趣之幽莫加焉地惟幽故勝景惟幽故靜趣惟幽故適以幽適
之趣過幽靜之景處幽勝之地其爲樂蓋有不可名者矣而
非心解神釋者何足以知之揚君孝忠蜀人也家在嘉定之龍
游真山則有三峨龍門登瀛焉其川則有瀆江玉津大渡焉孝
忠未出仕時日徜徉乎其間木石與居鹿豕同群喜其地幽景

並幽有會於其趣而得以樂其樂也因扁其居曰幽齋茲泣官
平陽與余鮮后以余亦蜀人也有鄉曲之雅求文為記昔者君
之樂乎幽也余固不得而窺焉觀夫今之在平陽也有錢穀有
微發有期會有營繕有噫斷有送迎可謂煩且劇矣地也景也
俱非復昔之幽矣而君自朝至夕從容暇裕初未嘗不樂也間
過其寓閱乎素乎門無請謁人迹幾斷雖在城郭之中公署之
內而隱然若山林之幽宜乎孝忠之樂易地皆然也道二出與
處而已矣處則山林出則朝市雖曰殊途而吾之所以為吾者
豈有間於其間哉故曰雖大行不知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所
性不以窮達而加損而况於趣乎然而未易能也而孝忠能不
擇地而幽幽而適其賢乎矣古之或功名而享富貴者必終始
一節惟其所遇而安者也然則君他日所成就孰得而涯涘哉

洗心亭記

東陽葉伯圭氏通判撫州之二年作亭於公堂之西池上退食
之暇則於斯危坐而息煩內省而務慮因名之曰洗心而以書
采告願有以記之於乎伯圭夫豈有取於坎然一勺之水乎殆
其志存乎聖賢之學因借易所謂洗心以退藏于密者以發之
也余雖淺陋能不樂告以所聞乎夫天下之事不為少矣而古
之所謂聖賢者萬事至而無不接接之而無不得其情天下之
變亦無窮矣而古之所謂聖賢者萬變觸而無不應應之而無
不得其當今世之士左一人呼焉右一人問焉其唯諾不亂者
鮮矣前一人挽之後一人推之其舉措不失者鮮矣而聖賢者
以一心之微應接天下之事變常慨然有餘裕此豈偶然哉三
靜而已矣惟其靜也夫然後足以制動靜足以制動者靜亦靜

而動亦靜也是以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而未嘗有爲此之謂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聖人之心湛乎其猶澄江
魚龍居焉鰕蛤生焉鳧浴焉蛟蛇投焉牛馬飲焉神妖怪物
藏焉荒杳醜石容焉千漚萬泡起滅焉搖焉溷焉莫能汨焉而
映徹萬象纖毫見也妍媸鉅細無遁形也遺針墮芥可指取也
夫其靜何以能爾也則亦仁而已矣故曰仁者靜淵哉仁乎其
洗心之要乎果能仁其有不靜乎焉有靜而不退藏于密乎聖
賢之學無先於此矣然則其洗心也豈真以凜雪之而其退
藏也亦豈兀然伏其身頽然無所用其心哉彼揚雄者顧以爲
世之賢人之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實
之紛華轆轤之地嗟乎亦已不思矣吾恐其習之無素卒然與
事變相遇義利不辯取舍不明幾何其無錯謬而顛冥也而是

心難乎免於措亡矣獨不見未嘗事事之子弟一旦出而任其
家豪奴悍婢皆與之仇盜賊又乘間而入據其室朝夕擾擾且
不暇尚何暇雍容應接賓客哉故夫養心猶將兵也善將兵者
素蓄方略治三軍之衆麾八面之敵而其身嘗說善養心者去
情却欲群於萬有之中立於萬物之表而其心嘗靜又烏事夫
兀然頽然如木偶人者而後曰靜哉雖然余之言何足徵也伯
圭黃文定公王文憲公金文安公許文懿公里中子而四賢實
以朱文公之學相授受伯圭夙既有聞今出而仕又適在陸文
安公鄉郡文安雖不可作然而尊其所聞行其所知詎不有其
人耶伯圭嘗試就而詢焉不有得於此必有得於彼矣其殆有
以啓予者乎而余言烏足徵哉

翰林學士江夏魏公有別業在蒲圻嘉花美卉種種並植而公於梅獨有取焉遂本邵子所謂梅初以名其亭公之言曰吾嘗求之晝夜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晝夜莫不有初也微諸四時矣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四時莫不有初也又嘗質諸天地矣浮而在上者為天凝而在下者為地天地莫不有初也合之為宇宙宇宙各有初也散之為萬物萬物各有初也然而未易窺也而吾於梅見焉時乎冬也雪霜凝沍萬木枯槁兩間之生意幾乎息矣而梅也粲然而有華盎然而獨春傲極陰於方隆回微陽於最先造物之發育於是乎權輿矣故吾之取夫梅也豈曰翫物云乎吾之名吾亭為梅初也豈曰其秀為其實之初乎蓋以其芳於一陽來復之初為衆芳敷榮之始猶正為歲之初也猶朔為月之初也猶辰為日之初也伯衡聞而歎曰

嗟乎草木之榮非自榮也固有榮之者焉草木之悴非自悴也固有悴之者焉而其榮悴乃氣運之先見者也故曰天命不僭賁若草木是以君子往往觀之以識夫屈申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機然非有道者其孰能與於斯今夫梅之榮於冬人之所同見也至於驗陽剛之復則公之所獨也公真有道者哉且國之將興必有卓識之士明炳機先察人心之趨向神鼓舞之術而相與維持作興之帝王化於大行以共享乎成亨嘉之治考諸載籍可見矣 聖神啓運萬象維新又天地開闢之一初也而公以夙德雅望為 天子之所優禮出則持憲度入則居侍從神化宜民臻斯世於雍熙不維公是望而望之誰哉伯衡不佞請以是託公之亭

南軒記

池生辛仲得南軒先生張宣公所遺端石方硯硯背刻銘文凡三十二字及南軒二字銘公所自著字亦公親筆云辛仲視之不啻如弘璧大玉也治特室以居之以爲南軒公之自號斯室居公之硯其硯所居表以其號禮亦宜之故名之曰南軒且請於余曰願有記惟公生宰相家而奮以古聖賢自期嚴義利之辨而卓然有見於大本迄能任夫道統之重其叅贊督府已傾一時及魏公喪南軒抗論和議之非遂受知孝廟郎省講筵更任迭處五握州符三持使節其剛大之氣譽謬之風宏遠之略豈弟之政脩攘之術出處之際皆非當時君子之所及雖年未五十天濶奪之而有公輔之望可謂名世者矣後公而生者慕公之爲人願一見之有不可得之慨聞其風聲且猶歛衽况得見其遺物若硯焉者號名具在氣澤斯存豈不猶親見之乎不

知寶之愛之尊之貴之此尚德之心也而豈文房之寶之謂歟一硯之微長不滿尺寸而辛仲居之以特室表之以其號烏可謂過也哉蓋公之所以不朽者不係硯之存亡而公之賢則硯之輕重係焉夫其人賢矣其一物之遺後人寶愛尊貴之至于此也然則人固可以不賢哉於戲公精微之蘊見於其書而施及於今者豈宜硯之比乎則夫以寶硯者寶其書夙夜勉焉是諱是習是蹈以晞夫公之賢烏乎可已耶如是則辛仲誠哉尚德者矣而凡登其軒觀公之硯者其不特有所慕其亦思所勉也夫

清源書隱記

奉新之大源宋翰林直學士余公之故居在焉子孫皆克守其先業曰可立者公之六世孫也清源書隱則其藏脩之所也可

立司征平陽謁余而請記余雖未嘗至其地可立言之甚詳大
原去奉新縣治西南二十里其南白鶴峰峙焉其東障以雙鳳
屏牛諸山而下馬村應城祠接焉其西直以登仙嶺而張天師
壇李八百洞在焉清溪環繞而襟帶乎其間余氏之居大源自
豫章太守始六傳而至學士居第則其所創數百年之喬木鬱
乎陰森而薨補隱見於蒼翠之表過而見焉者不問知爲舊族
也前有旌表亭有仙人劉道真石刻其略云時有青雲繼孫不
絕書至今存焉由是觀之山川之環合風氣之綿密可想見矣
竊意居其中者豈獨余氏而已與太守居並時者今亦有存焉
者乎與學士居並時者今亦有存焉者乎藉令有之其子孫亦
有以儒世其業者若余氏者乎余氏歷宋元以至于今上下四百
年矣而世澤沛乎其未艾也何彼之泯沒無聞者衆而余氏之

世彌久而益振豈扶輿清淑之氣獨鍾于一家是不亦可深長
思乎蓋衣冠之羽翼由忠厚之積累忠厚之積累由禮法之承
傳禮法之承傳由詩書之講習太守積書以遺後人而學士能
講習之故其門戶益大學士積書以遺後人而可立能講習之
故其門戶不墜夫書非積之難而讀之難非讀之難而含其英
咀其華得諸心爲實德行諸躬爲實行茲惟難哉今可立之書
室以書隱命名余意其書必插架而充棟也凡子若弟誠克真
知而允蹈心得而躬行則胥爲善士之歸大源之有余氏余氏
之在大源豈不相爲悠久也哉余輒本其世澤淵源之懿而道
其不可不以前人自力者爲記若夫山水林壑之美詠奇勝絕
之藪當有妙於文辭者爲可立賦之

洪武元年夏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即唐宰相張文獻公祠
以石祠在州城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固
是代草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戶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間
最時時臨眺而樂焉曰使吾為此州人奚其不可也於是號南
山道人且屬龍虎山道士方壺子繪之繡素云初
手金華訪求文懿公之後得先生召之見未至而
師驛召先生赴京師一見與語大說為立京學命為教授尋印
定佩之仍命入傳 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京學為國子學拜
博士未幾學陞正四品拜祭酒出入 兩宮且垂十年自稽古
禮文之事至于人材之進退時政之弛張無不預議先生感奮
圖報是是非非無所顧忌所為學校脩廢舉廢更規設法以教
養者數十事無不施行其見知於
上者至矣然亦不勝

夫人之媚嫉也會先生嘗以學官什器用之私室言路因以移
用官物坐之章八

是韶州之命行矣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微言而逐謫領
海間去親戚而伍夷僚人將不勝其戚戚先生不惟不戚戚且
安而樂焉觀其自號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人為何如蓋
君子求在我者而已矣使其中有所愧何往而能安使其中心無
所愧何往而不安是以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誓如元
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性
日不足何曾以謫為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徇之吾祖哉不然
蠻邦窮裔連山復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遷客之
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余故著先生出處之故
覽斯圖者得以考焉

